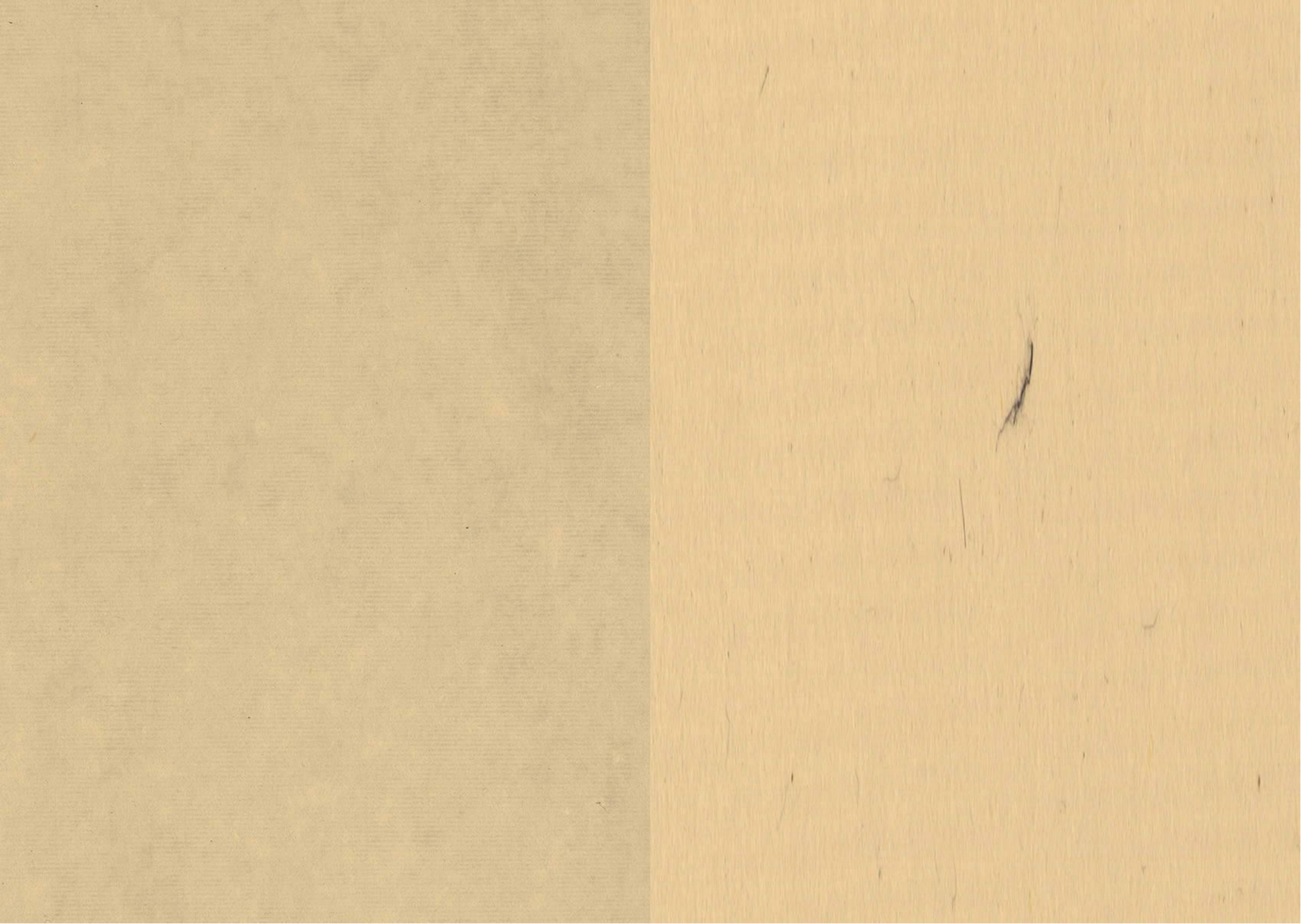


文

粹

十



文苑 卷第三十四

論甲 惣二十三首

吳興姚

鉉

纂

天

天論上

天論中

天論下

劉禹錫

帝王

荀悅論高祖武宣論

漢昭論

漢元論

李德裕

封禪

漢武封禪論

林簡言

封建

封建論

柳宗元

五等論

朱勗則

漢祖呂后五等論

李翰

與亡

兩漢辨亡論

權德輿

三國論

李德裕

正統

東晉元魏正閏論

皇甫湜

天論上

劉禹錫

世之言天者二道焉拘於昭昭者則曰天與人實影響禍必以罪降福必以善來窮阨而呼必可聞隱痛而祈必可答如有物的然以宰者故陰隲之說勝焉泥於冥冥者則曰天與人實刺異霆震于畜木未嘗在罪春滋乎堇荼未嘗擇善跣躄焉而遂孔顏焉而危是茫乎無有宰者故自然之說勝焉余之河東解人柳子厚作天說以折韓退之之言文信美矣蓋有激而云非所以盡天人之際故余作天論以極其

辯云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動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與人交相勝耳其說曰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強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陽而阜生陰而肅殺水火傷物木堅金利壯而武健老而耗眊氣雄相君力雄相長天之能也陽而藝樹陰而摯斂防害用濡三禁用光斬材窾堅液礦礪芒義制強許禮分長幼右賢尚功建極開邪人之能也人能勝乎天者法也法大行則是非為公天下之人蹈道必賞違之必罰當其賞雖三旌之貴萬鍾之祿處之咸曰宜何也為善而然也當其罰雖族屬之夷刀鋸之慘處之咸曰宜何也為惡而然也故其人曰天何預乃人事耶雖告虔報本肆類授時之禮曰天而已矣福兮可以善取禍兮可以惡召奚預乎天耶法小弛則是非駁賞不必盡善罰不必盡惡或賢而尊顯時以不肖參焉或過而僂辱時以不辜參焉故其人曰彼宜然而信然理也彼不當然而固然豈理耶天也福或可以詐取而禍或可以苟免人道駁故天命之說亦駁焉法大弛則是非易位賞常在佞而罰常在直議不足以



制其強刑不足以勝其非人之能勝天之具盡喪而名徒存彼昧者方挈挈然提無實之名欲抗乎言天者斯數窮矣故曰天之所以能者生萬物也人之所能者治萬物也法大行則其人曰天何預人耶我蹈道而已法大弛則其人曰道竟何為耶任天而已法小弛則天人之論駁焉今人以一己之窮通而欲質天之有無惑矣余曰天常執其所能以臨乎下非有預乎治亂云爾人常執其所能以仰乎天非有預乎寒暑云爾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故德與怨不歸乎天生乎亂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舉歸乎天非天預乎人爾

天論中

或曰子之言天與人文相勝其理微庸使戶曉盍取諸譬焉劉子曰若知旅乎夫旅者羣適乎莽蒼求休乎茂木飲乎水泉必強有力者先焉否則雖聖且賢莫能競也斯非天勝乎群次乎邑郭求蔭于華穰飽于餼牢必聖且賢者先焉否則強有力莫能競也斯非人勝乎苟道乎虞芮雖莽蒼猶郭邑然苟由乎匡宋雖郭邑然猶莽蒼是一日之途天與人文相勝矣吾固曰是非存焉雖在野人理勝也是非亡焉雖在邦天理勝也然則天非務勝乎人者何哉人不宰則歸乎天也人誠務勝乎天者何哉天無私故人可務乎勝也吾于一日之途耳明乎天人取諸近也已問者曰是之則天之不相去乎人也信矣古之人曷引天為答曰若知操舟乎夫舟行乎濼淄伊洛者疾徐存乎人次舍存乎人風之怒號不能鼓為濤也流之沂泗不能峭為魁也適有迅而安亦人也適有覆而膠亦人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天者何哉理明故也彼行乎江河淮海者疾徐不可得而知也次舍不可得而必也鳴條之風可以沃日車蓋之雲可以見怪恬然濟亦天也黠然沈亦天也陆危而僅存亦天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天者何哉理昧故也問者曰吾見其駢焉而濟者風水等耳而有沈有不沈非天曷司歟答曰水與舟二物也夫物之合并必有數存乎其間焉數存然後勢形乎其間焉一以沈一以濟適當其數適乘其勢耳彼勢之附乎物而生猶影響也本乎徐者其勢緩故人得以曉也本乎疾者其勢遽故難得以曉也江海之覆也猶伊淄之覆也勢有疾故有不曉耳問者曰子之言數存而勢生非天也天果狹于

勢耶荅曰天形常圓而色常青周迴可以度得晝夜可以表候非數之存乎嘗高而不卑嘗動而不已非勢之乘乎今夫蒼蒼然者一受其形于高大而不能自還于卑小乘其氣于動用而不能自休于俄頃又惡能逃乎數而越乎勢耶吾固曰萬物之所以為無窮者交相勝而已矣還相用而已矣天與人萬物之元者爾問者曰天果以有形而不能逃乎數彼無形者子安所寓其數耶荅曰若所謂無形者非空乎空者形之希微者也為體也不妨乎物而為用也常資乎有必依于物而後形焉今為室廬而高厚之形藏乎內也為器用規矩之形起乎內也音之作也有大小而響不能踰表之立也有曲直而影不能踰非空之數歟夫目之視非能有光也必因乎日月火燄而後光存焉所謂晦而幽者目有所不能燭耳彼猩猩犬鼠之目庸謂晦為幽耶吾故曰以目而視得形之粗者以智而視得形之微者也焉有天地之內有無形者耶古所謂無形蓋無常形耳必因物而後見耳焉能逃乎數耶

天論下

或曰古之言天之曆象有宣夜渾天周髀之書言天之高遠卓詭有鄒子今之言有自乎荅曰吾非斯人之徒也大凡入乎數者由小而推大必合由人而推天亦合以理揆之萬物一貫而今夫人之有顏目耳鼻齒毛頤口百骸之粹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腎腸心腑天之有三光懸寓萬象之神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山川五行濁為清母重為輕始兩位既儀還相為庸噓為雨露噫為雷風乘氣而生羣分彙從植類曰生案書傳海隅蒼生謂草木動類曰蟲蟲之長最最大能執人理天交勝用天之利立人之紀綱或壞復歸其始堯舜之書首曰稽古不曰稽天幽厲之時首曰上帝不言人事在舜之庭元凱舉焉曰舜用之不曰天授在商中宗龍襲亂而興心知說賢乃曰帝賚堯民之餘難以神誣商俗已譌五禾反引天而歐由是而言天預人乎

荀悅論高祖武宣論

李德裕

荀悅論略曰高祖天下初定庶事草創文帝躬行互黜遂至外平而古典未備制度多闕武帝內修文學外耀武威而不盡其術不克其終宣帝任法審刑採覈名實而不用儒術理化不成歷數三代

以及元帝曰崇尚儒學從諫如流引班固贊實禮故老優游亮直又曰貢薛韋匡迭爲宰相其旨以益的專用儒術莫盛於此班固荀悅皆文雅之士以元帝好儒徵用儒生故以茲爲美而深罪石顯痛心泣血稱詩人投卑豺虎嫉之甚也異乎余之所聞矣任恭顯始於宣帝當宣帝之世石顯豈能隨其大業哉則知惡不在於顯矣蕭望之周堪皆廊廟之器有師傅之恩石顯所忌發而不用朋龍上書遂致于理其後劉向禁錮張猛自殺豈得謂之優游亮直乎賈捐之京房雖不忠其身亦皆英特雋才道術奇士於元帝可謂忠矣亦因譖而死惑於讒邪則不斷疑於髦雋則用法亦不得謂之優游矣貢薛雖能忠諫止於諷諭恭儉未嘗禦姦觸邪矣韋匡從容守位未曾犯顏干色矣所以得乘時而進久安其位昔桀紂殺一龍逢比干而天下之惡歸焉桀紂以拒諫自殺其悖已甚元帝以信讒而殺抑又甚焉王業旣衰至成哀凌替纒三世而王莽篡奪宣帝稱亂吾家者太子也知子莫若父信哉是言

漢昭論

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至明以照姦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年十四而知燕王書詐後有譖霍光者上輒怒曰敢有譖毀者坐之周成王有慙德矣高祖文景俱不如也成王聞管蔡流言觀召公不悅遂使周公狼跋而東鷄鳴之詩作矣漢高聞陳平去魏背楚欲捨腹心臣漢文惑季布使酒難近罷歸股肱郡疑賈生擅權紛亂復踈賢士景帝信讒誅晁錯兵解遂戮三公所謂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向使昭帝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惜哉霍光不學之術未稱其德然輕佻薄賦與人休息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議鹽鐵而罷權酷亦信任忠臣之効也纔弱冠而殂功德未盡可以痛矣

漢元論

漢元帝習武帝游宴後庭又隆好音樂與弘恭石顯圖議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史臣贊曰優游不斷漢宣之業衰焉余以班固之言未盡其僻此蓋懦而不才權移所嬖非不斷也夫帝王者天也天以剛健爲氣粹精爲體氣剛而明則三光不昏體粹而清則四氣不亂剛也者不息之謂也故權衡獨運歲時不忒粹也者不雜之謂也故

乖氣消散陰陽不謬若運動不在於權軸鎔鑄不由於人治蕩蕩上帝復何爲哉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又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豈堯舜之時上下皆公讒說不行人與其聰明哉豈幽厲之君上下盡邪讒言相蔽人不與其聰明哉元帝自稱淫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悟天下安得危亡之君元帝當自以恭顯爲賢而任之不疑也

漢武封禪論

林簡言

仲尼以季氏旅於泰山爲僭漢武封泰山非僭歟抑聞無其位無其德爲事僭也有其位無其德爲事亦僭也又聞封泰山報成功也斯皆德稱乎位者爲之若伏羲神農者也若軒轅顓頊者也若堯舜禹湯者也漢武封禪奚慕哉秦乎伏羲堯舜爲心亦宜訪乎秦封禪二代而秦滅固不可慕也若以伏羲堯舜爲心亦宜訪伏羲堯舜之首歟以所行之道侔之乎不侔之彼茅茨不翦而木不呈材豈曰侔哉彼舞于兩階而黷武窮邊豈曰侔哉彼用夔典樂而李延年進豈曰侔哉彼設謗木而捕人誹者死豈曰侔哉凡所舉雖廝養之人亦知不侔矣在漢武計宜罷去不侔行其侔者已行之則卿大夫行之卿大夫行之則國人行之夫如是雖不封禪而伏羲堯舜之德之美自至矣奈何不遵此道取司馬相如諛佞遺草內欺於方寸外欺於千古矯名竊德冒煙雲躡凌兢封泰山禪梁父好商平夏癸之好迹伏羲堯舜之迹季氏之僭安可逃乎昔齊桓公議封禪管夷吾用他辭以罷之以其無帝王位故也無德與無位相去幾何儻漢朝有人如管夷吾應用三脊茅以藉固不使其君與季氏等

封建論

柳宗元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爲近曰有初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之意也彼其初與萬物偕生草木榛榛麋豕狃狃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苟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

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爲群群之分其爭必大而後有兵德又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小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率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率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率有方伯連率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之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漢星羅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爲朝覲會同離爲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覲之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凌夷壞于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爲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乖盭無君君心余以爲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

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爲十二吞爲七國威分于陪臣之邦國殄于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而爲之郡邑發侯衛而爲之守宰據天下之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世而天下大壞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謫戍之徒園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上下下相咎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脩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凌遲不救者三代後及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已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爲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脩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治國

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士子者百不有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迹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於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拏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于民者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覩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臣而委之以轄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獎朝拜而不讎夕斥之矣夕拜而不讎朝夕之矣假設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其令亂其人威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約從之謀周於同列相顧裂眦而不起削其半其半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而不革而二姓凌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為商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商周之不革是者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商者三千馮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馮資以勝商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蓄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皇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大夫世食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于其時則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昔秦廢五等崔寔仲長統王朗曹門等皆以爲秦之失余竊異之
誠通其志云蓋明王之理天下也先之以博愛本之以仁義張四維尊
五美懸禮樂於庭宇置軌範於中衢然後使玄波使橫流揚薰
風以高扇浮愷悌之甘澤浸曠蕩之膏腴正理革其淫邪淳風柔
其骨髓使天下之人心醉而神足其於忠義也立則見其參於前其
於進趨也較若章程之在目禮經所及等日月之難踰聲教所行
雖風雨之不輟聖人知俗之漸化也王道之已行也於是體國經野庸
功勳親分山裂河設盤石之固內守外禦有維城之基連結徧於
域中膠葛盡於封內雖道昏時喪澤竭政塞鄭伯逐王申侯殺
主魯不供物宋不成周吳徵百牢楚問九鼎小白之一匡天下重耳
之一戰諸侯無君之迹顯然篡奪之謀中寢者直以周禮尚存簡
書不墮故曰不敢失墜天威在顏自春秋之後禮義漸頹風俗塵
昏愧恥心盡疾走先得者爲上奪攘知命者爲能加以八世專齊三
家分晉子貢之亂五國蘇秦之鬪七雄苛刻薄興經藉道息莫
不長詐術貴攻戰萬姓皆戴爪牙無人不屬皆距所以商鞅欺故
友李斯囚舊交孫臏喪足於龐涓張儀得志于陳軫一旅之衆
便欲稱王再戰之雄爭來奉帝先王會盟之禮昔時樽俎之容
三代之風掃地盡矣況始皇削平區宇殊非至公李斯之作股肱
罕循大道人無見德唯靈是聞當此時也主猜於上人駭於下父不
能保之於子君不能得之於臣欲使始皇分土歟雄建侯薄俗若俞
晉鄭之可依便借賊兵而資盜糧寄龍魚而助風雨不可行也是
以秦鑒周德之繇深懼已圖之不遠罷侯置守高下在心天下制
在一人百姓不聞二主直是不得行其世封非薄功臣而賤骨肉也
高皇帝揭日月之明懷天地之量筭財不足以分賞論功不足受封
邑皆百城土有千里人躬國富地廣兵強五十年間七國同反賈
誼憂其國失晁錯請削其地若言由大而反也不若召陵之師踐土
之衆也若言有材而起也劉渾非王霸之材田祿無先管之略也且
齊晉以逆禮爲慙吳楚以犯上非媿豐由教起其所由來遠矣自
此之後雜霸又衰中興不能改物創圖黃初不能深謀遠慮繼乎
漢魏之際尋其經緯之初未有積德重光澤及萬物觀其教論薄

於秦風察其人犴狼於漢日故魏太祖曰若使無孤天下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明竊號議者觸目皆是欲以此時開賜履之祚垂萬代之封必有通車三川以闕周室介馬汾隰而逐翼侯王司徒屢請於當時曹元首又勤於宗室皆不知時也

漢祖呂后五等論

李翰

或稱漢祖建五等封異姓其計得乎高后立四王非劉氏其事順乎嘗試論之曰夫思治惡亂體國之常理去危就安宅生之大域然而制業圖遠隨化會機是非較於毫釐得失差於興滅可謂然乎揆夫高祖造漢躬鑒亡秦宗族無尺寸之封子弟立虛空之地故眾枝莫動而孤根易拔封建之心肇於此矣又謂大業可以力取神器推於命歸思得包四海以獨富舉百郡以從欲而外誘異端內疑成計及見羣心交阻偶語間興適悟天下不可以專欲獨理蓋眾分利須推恩乃先封雍齒然後將士斂手不懷反覆豪俊息慮和難於動五等之制於是行焉既而鑿輅龍旆皆王室昭穆黼衣朱黻即功臣子孫君利世祚人安定主上敦子愛之

韓七

五十三

四

情下結體信之志羣后因犬牙之勢匹夫絕烏合之舉此所以為計之是也何創五等之議不遵三代之典境土踰溢隄防漏下權敵上都制方隅國過當啓陵僭之端怙強連交爭之兆賈誼痛其將亂晁錯憂其必危卒使諸侯失節朝廷忿忌此所以為計之非也且夫中興之主不讓肇基之勲成務之臣咸有佐命之力故禮樂大備取惟新之格言琴瑟不調除仍舊之弊法觀乎孝惠既崩高后稱制侯王諸呂何不可哉當若卑畧祿產之位宜序親疎之節小其國以圖全薄其勢以遠害而陳平周勃亦分茅錫土將相之後誓同山河舅甥之國穆若辰齒預閉覬覦之心不踐嫌猜之路克復明辟使自我躬高謝壽陵無負先帝安有齊兵之觀變代邸之危疑哉此所以為計得也神害久盈物無兩大以呂氏之盛跨漢朝之權專禁兵以候疑秉大政以速謗起趙異姓蓄姦候隙刺促大臣側目相視自投機穽實復憂虞此所以為計之失也嗚呼物有益之而損損之而益凡人臨事多惑視往則明向使高祖呂后觀既往之勢析當時之疑斷必全之策杜未萌之禍則

惠文之間無劉呂之難哀平之末有晉鄭是依况復周陳諸家休戚連漢黎獻思德謳歌未改雖天命興廢孰能明之然人謀協密必無悔矣

兩漢辨亡論

權德輿

言兩漢所以亡者皆曰莽卓予以為莽卓篡逆汗神器以亂齊民自賈夷滅天下耳目顯然聞知靜徵厥初則亡西京者張禹亡東京者胡廣皆以假道儒術得伸其邪心傲一時大名致位公輔辭氣所發損益繫之而多方善柔保位持祿或陷時君以滋厲階或附兇沴以結禍胎故其蕩覆之機篡奪之兆皆指導馴致之雖年紀相遠猶手授頤指之然也其為賊害豈直莽卓之比乎禹以經術為帝師身備漢相特見尊信當主臣之重極儒者之貴永始元延之間天地之眚屢見言事者皆譏切王氏專政時成帝亦悔懼天變而未有以決駕至禹第辟左右以問之須其二言以為律度為禹計者亦宜陳大易堅冰之誠誦小雅十月之刺乘其嚮納痛言得失反以元干三言命不語怪為辭致成帝不疑之心授王氏竊盛之勢上下恬然晡忽亡國儻帝慮不至是猶當開陳切劘面別廷辨矧當就第宴閒之際虛懷放決之時方且眩小勇於牀下官子胥於近郡欵然用家人匹婦為心以身圖安不恤國患致使羣盜弄權迭執魁柄禍稔毒流至于新都不可遏也斯可憤也逮至東都順相之間國統三絕胡廣以巨儒柄用位極上台初梁冀席外戚之重負屢當國既鴆質帝議立嗣君公卿大臣皆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屬最尊親可以靖人亦既定策冀乃憚其明哲且不利長君私於蠡吾獨異羣議為廣計者亦當中立如石介然不回率趙誠之徒同李杜所守然後三事百工正辭於朝雖冀之暴恣豈能一旦盡誅漢廷羣公耶反徇一息之安首鼠畏懦竟使清河徙廢蠡吾為梗邦家陵夷漢道日蹙結黨錮之獄成閹寺之禍禍亂循環以至董卓赫赫漢室化為當塗蓋棟橈鼎折之所由來久矣彼梅福以孤遠上跡張綱以卑秩埋輪獨何人哉而不是思也噫嘻就利違害榮通醜窮大凡有生之常性也暨乎手持政柄體國存亡則謹之於初決之於始以導善氣以遏亂源若禍胎既萌

則死而後已白刃可蹈鴻毛斯輕奈何禹廣以見安之時則務小忠立細行數數然獻吉筮於露著沮立后於探筭壽及夫安危之際邦家之大則甘心結舌陰拱觀變豈正然也方又熾熾熾熾以燎原決湯湯以襄陵投天下於煙煨擠萬人於昏墊百代之下無所指名雖史贊粗言而不究論本末且出不越境書殺君之惡言僞而辯有兩觀之誅若當春秋之時明禹廣之罪作誠來世可勝紀乎向者西京抑損王氏尊君卑臣則庶乎無哀平之壞東京登庸清河主明臣忠則庶乎無靈獻之亂大漢之祚未易知也或以國之興亡皆有陰騭之數非人謀能亢則但取瞽瞍者而相之立土木偶而尊之被以章組列於廊廟斯可矣何堯舜之或咨或吁殷周之或夢或卜憂勤日昃之若是然後為理耶予因隸古史且嗜春秋褒貶之學心所憤激固辯其所以然

三國論

李德裕

魏吳蜀三分天下而亡有先後非形勢有輕重積仁義有厚薄察其政柄所歸則亡之先後可知也蜀政在於黃皓皓隸人也內不能修武侯之舊典外不能制姜維之黷武紀綱日壞君子不服所以先亡也魏自明帝之後政歸仲達齊王以降惟守空宮亡之淹速繫於昭昭之志將移神器之重須服天下之心未立大功亦不敢取所以蜀滅而魏亡也孫皓雖驕奢極欲殘虐用刑而自專殺生之柄不牽帷牆之制運盡天亡而後夷滅由是而知人君不可一日失其柄也如神龍之脫深泉震雷之無煙氣威靈既露人得制之蔣濟觀魏文帝與夏侯尚詔曰作福作威為亡國之言所謂柄者威福是也豈可假於臣下哉後代觀三國之事可不戒懼焉

東晉元魏正閏論

皇甫湜

論曰王者受命于天作主於人必大一統明所授所以正天下之位一天下之心舜傳之堯禹傳之舜以德禪者也桀放于湯受殺於武以時合者也秦滅二周兼六國以力成者也漢革秦社稷以義取者也故自堯以降或以德或以時或以力或以義承授如貫終始可明雖殊厥跡皆得其正以及魏取於漢晉得於魏史策既載彰明可知百王既通行萬代無異辭矣惠帝無道羣胡亂華晉之

南遷實曰元帝與夫祖乙之圮取盤庚之徙亳幽王之滅戲平王之
避戎其事同其義一矣而拓跋氏種實匈奴來自幽代龍襄有先王
之桑梓自爲中國之位号謂之滅耶晉實未改謂之禪耶已無所
傳而往之著書者有帝元今之爲錄者皆閏晉可謂失之遠矣或
曰元之所據中國也對曰所以爲中國者以禮義也所謂夷狄者無
禮義也豈繫於地哉杞用夷禮杞即夷矣子居九夷夷不陋矣沐
紂之化商士爲頑人矣因戎之遷伊川爲陸渾矣非繫於地也晉
之南渡人物攸歸禮樂有在風流善政史實存焉魏氏恣其暴強
虐此中夏斬伐之地雞犬無餘驅士女爲肉籬委之戕殺指衣冠爲
芻狗逞其屠刈種落繁熾歷年滋多此而帝之則天下之士有蹈
海而死天下之人有登山而餓忍食其粟而立於朝哉至於孝文始
用夏變夷而易姓更法將無及矣且授受無所謂之何哉又曰周
繼元隋繼周國家之興寔繼隋氏子謂是何對曰晉爲宋宋爲齊
齊爲梁江陵之滅則爲周矣陳氏自樹而奪無容於言况隋兼江
南一天下而授之於我故推而上我受之隋隋得之周周取之梁推
梁而上以至于堯舜得天統矣則陳茲於南元閏於北其不昭昭
乎其不昭昭乎

文粹卷第三十四

吳興姚

鉉

纂

辨析

省試顏子不貳過論 韓愈

辨曾參不為孔門十哲論 李觀

孟子荀子言性論 皇甫湜 管仲論 元結

嬴秦論 劉蛻 蕭何求繼論 程晏

四維論 柳宗元 六逆論 柳宗元

辨私論 牛僧孺 自明誠論 歐陽詹

論相 杜牧 卜論 李華

省試顏子不貳過論 韓愈

論曰登孔氏之門者衆矣三千之徒四科之目孰非由聖人之道為君子之儒者乎其於過行過言亦云鮮矣而夫子舉不貳過惟顏氏之子其何故哉請試論之夫聖人抱誠明之正性根中庸之正德苟發諸中形諸外者不由思慮莫匪規矩不善之心無自入焉可擇之行無自加焉故惟聖人無過所謂過者非謂發於行彰於言人皆謂之過而後為過也生于其心則為過矣故顏子之過此類也不貳者蓋能止之于始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無過者也自明誠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不勉則不中不思則不得無貳過者也故夫子之言曰回之為人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伏膺而不失之矣又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言猶未至也而孟子子亦云顏子具聖人之體而微者皆謂不能生于其心而亦不暴之於外考之於聖人之道差為過耳顏子自惟其若是也於是居陋巷以致其誠飲一瓢以求其志不以富貴妨其道不以隱約易其心確乎不拔浩然自守知高堅之可尚忘鑽仰之為勞任重道遠音莫之致是以夫子歎其不幸短命今也則止謂其不能與己並立於至聖之域觀教化之大行也不然夫行發於身加於人言發乎迹見乎遠苟不慎也敗辱隨之而後思欲不貳過其於聖人之道不亦遠乎而夫子尚肯謂之其殆庶幾孟子尚復謂之具體而微者哉則顏子之不貳過者盡在是矣

辨曾參不為孔門十哲論

李觀

論曰客有言曰仲尼聖人也曾參孝子也十哲皆仲尼門人也察其能孝於家能忠於君能友於兄弟能信於友朋可以臨事可以成章故加其美曰也而曾參雖不聞兼此數者乃其近者小者而仲尼區別四科前後十哲曾參不及者何也主人對之曰噫非仲尼於此異也四科十哲之名乃一時之言也非燕居之時門人盡在而言也于時仲尼圍於陳畏於匡曾參不在從行之中故仲尼言在左右者揚其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皆可邀時之遇行己之材不得者是美而類之傷而歎之非曾參不當此數子也使曾子于時得與數子從行則仲尼之聖不遺參之孝不後冉伯牛仲弓之目也必矣客於是稱謝而退或者止之曰客之問知其一未知其二主人對得其細未得其大且仲尼抱至聖之德值多難之代周遊栖遲不遇天下仕魯不終聘過宋伐樹之衛不用適楚逢患而四科之徒未嘗離其起居闕其絃誦不以師道窮而日妨己之進不以身之私而越去終日溫溫孜孜提携負荷從其行止如手足羽翼時仲尼有仁思德慮未言者顏回輒發之故謂之德行矣仲尼言有所陳未達而端木賜輒達之故謂之言語矣子路勇毅果正之士也侍仲尼而不善之道不得入焉故謂之政事矣子游子夏之文春秋之外得與仲尼論之故謂之文學矣故數子居則講仲尼之道行役則任仲尼之事而曾參安則在焉患難則未嘗有用焉且夫孝者人性常然也不至者非人也參苟至之乃得為人矣夫何異也且十哲之徒孰有非孝乎而參獨以有孝之名加其數子之長故不得與之同日也何謂不在從行之中而遺之也夫孝者不止於家也事君慎其事忠其命乃孝也事師聘其道敬其事乃孝也不去危即安不冒利背誼乃孝也而參不敬其事矣不能冒義背利矣乃孝其孝也非孝也子從儒守學宜識所言何言之介也主人拊已而起曰爾之辨則辨矣如何斯可謂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孟子荀子言性論

皇甫湜

論曰孟子曰人之性善荀卿曰其善者偽也是於聖人皆一偏之論也推而言之性之品有三下愚中人上智是也聖人言性之品亦有三可

上可下不移是也黃帝生而神靈幼而佻齊文王在母不憂在師
不煩后稷不折不塌克岐克嶷之謂上智矣齊桓公以管仲輔之
則理以易牙輔之則亂子夏出見紛華而悅入聞仁義而樂之謂
中人矣越椒之生熊虎之狀叔魚之生谿壑之心謂下愚矣是故有
生而惡者得稱性善乎哉有生而善者得稱性惡乎哉故曰
孟子荀卿之言其於聖人皆一偏之說也窮理盡性唯聖人能之宜
乎微言絕而異端作大義乖而偏之說行孟子大儒也荀卿亦大儒
也是豈特開異門故持曲辨哉蓋思有所未至明有所不周耳
即二子之說原其始而要其終其於輔教化尊仁義亦殊趨而
一致異派而同源也何以明之孟子以爲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
心人皆有之性之生善由水之趨下物誘於外情動於中然後惡之
焉是勸人汰心源返天理者也荀卿曰人之生不知尊親長習於教
然後知焉人之幼不知禮讓長習於教然後知焉是勸人黜者慾求
善良也一則舉本以推末一則自葉而流根故曰二子之說殊趨而
一致異派而同源也雖然孟子之心以人性皆如堯舜未至者斯勉
矣荀卿之言以人之性皆如桀跖則不及者斯息矣書曰唯人最靈
記曰人生而靜感於物而動則軻之言合經爲多益故爲尤乎

管仲論

元結

自兵興已來今三十年論者多云得如管仲者一人以輔人主當見
天下太平矣元子異之曰嗚呼何是言之誤耶彼管仲者人耳止可
與議私家畜養之計止可以脩鄉里畎澮之事如此仲可當焉至
於相諸侯材量已似不足致齊及霸材量極矣使仲見帝王之道
識興國之禮則天子之國不衰諸侯之國不盛如曰不然請有所說
仲之相齊及齊強富則合請其君恢復王室節正諸侯君若惑之
則引禍福以喻之如約諸侯之說君旣聽矣然後約諸侯曰今王室將卑諸
侯更強文王風化殘削向盡武王疆域割奪無幾禮樂不知其由
征伐何因而出我是故謹疆域勉日夜望振兵威可臨列國得與
諸侯會盟一旦能新復天子之正朔更定天子之封畿上奉天子復
先王之風化下令諸侯復先公之制度以爲何如若皆不從我則以兵先
臨於魯魯不敢不從魯從則與魯西臨宋鄭宋鄭從則與三國北臨

燕衛燕衛從則與諸國西臨秦晉秦晉從則與七國以尺牘約吳楚
吳楚從則天下無不從之國然後定約若有果不從者則約從者
曰吾屬以禮義尊天子以法度正諸侯使小國不常患弱大國不
敢怙強此誠長世之策若天子國亡則諸侯交爭兵戈相臨誰爲
強者則安得世世禮讓相服宗廟血食我是故力勸諸侯尊天
子今某國猶豫宜往問之若不從約則與諸侯率兵伐之分其壇
土遷其子孫留百里之地奉其宗社下爲諸侯廣子孫之業上爲天
子除不順之臣何如如此則諸侯誰敢不從然後定天子封畿諸
侯壇域輿服器玩禮樂法度征賦貢輸自齊魯節正節正即定
乃共盟曰有貳約者當請命天子廢其驕凶以立恭順廢其荒惑以
立明哲敢不聽者伐而分之如初約制定於是諸侯先各造邸於天
子之都諸侯乃相率朝覲已而從天子齊戒拜宗廟禮畢天子誓
曰於戲王室之卑久矣予不敢望皇天后土之所覆載將且暮阜隸
於諸侯不可則願全肌骨下見先王今諸侯不忘先王之德不忘
先公之忠烈共力正王室俾予主先王宗祀予若昏荒淫虐不納
諫諍失先王法度上不能奉宗祀下不能安人民爾諸侯當理
爾軍卒脩爾矛戟約爾列國罪予凶惡嗣立明辟予若能日勉孱
弱力遵先王法度上奉宗祀下安人民爾諸侯當保爾疆域安爾
人民脩爾貢賦共予郊祀予有此誓豈云及予將及來世予敢以
此誓誓於宗廟予敢以此誓誓於天地諸侯聞天子之誓相率盟
曰天子有誓俾我諸侯世世得力扶王室使先王先公德業永長諸
侯其各銘天子之誓傳之後嗣我諸侯重自約曰諸侯有昏當如
前盟若天子昏惑不嗣虐亂天下諸侯當力共規諷諫諍如甚
不可則我諸侯共率禮兵及王之畿復諫諍如初又甚不可則進
禮兵及王之郊終不可則進禮兵及王之官兵及宮矣當以宗廟
之憂咨之當以人民之怨咨之當以天子昔誓咨之當以諸侯昔
盟咨之以不敢欺先王先公告之以不敢欺皇天后土告之然後如
天子昔誓如諸侯昔盟使管仲能如此則周之天子未爲奴矣諸
侯之國未則亡矣秦於天下未至是矣如曰仲才及也君不從也仲知
及也時不可也則仲曾是謀也乎君不從也歟仲曾是爲也乎時

之不可也歟况今日之兵不可以禮義節制不可以盟誓禁止如仲之輩欲何爲乎

羸秦論

劉蛻

無有天下而不知秦之焚書也無世而不謂不用聖人之道所以亡也嗚呼秦亡自亡也安能焚書爲秦亡耳天下不用秦如聖人之道故秦不得其道而用也當其時天下一家而尊已外無非心之人故深法禁人之惡也則不當去法以禁人之善是則果習天下之離心而背已也豈秦區區之心歟蓋天必以秦之強暴非大敗無以叛其四海之心故先絕其事君虧長之術而後從天下以亡其天下焉夫天與秦則書存不與秦則書焚而秦終無自焚之心也且聖人官先自藏其書是秦未始有焚書之心聖人之家先有其心矣故曰秦亡其自亡矣且聖人之道與天地合其久與鬼神合其微則不得毀置之在秦也然矣陶唐氏之水前有聖人之化後有聖人之觀而後民知事君虧長之術自秦之火前聖已遠後聖不作而其術不數世亦已成矣豈非天之欲有絕而先絕其術欲有立而先立歟今或怨秦之火不全其道也不如秦火息矣

蕭何求繼論

程晏

讀漢史者多曰曹參守蕭何之規曰醉以酒民歌之曰蕭何爲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其爲漢之二賢相也至矣哉論曰非也暑牛之渴也啓子飲之溇淖之汚牛渴已久得溇淖之汚寧固於清泠之水乎設使啓子牽之於清泠之水則溇乎腸中之泥也牛然後知溇淖之汚不可終日而飲之百姓罹秦之渴已久矣蕭何曰吾所以爲法律是權天下之草創也吾不止此將致君爲成康之君使民爲成康之民是牽民於清泠水也曹參曰某於酒惠帝訊焉參謂於惠帝曰高帝創之陛下承之蕭何造之臣參遵之陛下垂拱臣等守職惠帝以爲是也民又歌之也嗚呼漢之民以漢之汚愈於秦之渴不知牽於清泠之水滌乎腸中之泥也蕭何之傳曹參也若木工能才材而未果覆而終者必待善覆者成焉何旣才矣謂參爲覆者參守其才而不能覆徒欺君曰陛下不如高帝臣參不如蕭何善守可也何廢作

哉若不可以爲廢作即文帝除肉刑不爲漢主仁聖之最也然不能孜孜其君於成康之政不知已不能覆何之才而荒於酒幸不同羲和之誅貪位畏勝飾情言以惑君也孰名爲賢相耶吾病漢史以蕭何爲善求繼以曹參爲堪其後故爲論之

四維論

柳宗元

管子以禮義廉恥爲四維吾疑非管子之言也彼所謂廉者曰不蔽惡也世人之命廉者曰不苟得也彼所謂恥者曰不從枉也世人之命恥者曰羞爲非也然則是二者果義歟吾見其有二維未見其所以四也夫不蔽惡者豈不以蔽惡爲不義而去之乎夫不苟得者豈不以苟得爲不義而不爲乎雖從枉與羞爲非皆然然則廉與恥義之小節也不得與義抗而爲維聖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曰義仁主恩義主斷恩者親之斷者宜之而理道畢矣蹈之斯爲道得之斯爲德履之斯爲禮誠之斯爲信皆由其所之而異名今管子氏所以爲維者殆非聖人之所立乎又曰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教覆四維絕則滅若義之絕則廉且恥其果存乎廉與恥存則義果絕乎人旣蔽惡矣苟得從枉矣爲非而無羞矣則義果存乎使管子庸人則爲此言管子子而少知理道則四維者非管子之言也

六逆論

柳宗元

春秋左氏言衛州吁之事因載六逆之說曰賤妨貴少凌長遠閒親新聞舊小加大淫破義六者亂之本也余謂少凌長小加大淫破義是三者固誠爲亂矣然其所謂賤妨貴遠閒親新聞舊者爲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亂夫所謂賤妨貴者蓋斥言擇嗣之道子以母貴者也若貴而愚賤而聖且賢以是妨之其爲理之大也而可捨之以從斯言乎此其不可也夫所謂遠閒親新聞舊者蓋言任用者之道也使親而舊者愚遠而新者聖且賢以是而閒之其爲理亦大矣又可捨之以從斯言乎必從斯言而亂天下謂之師古訓可乎此又不可者也嗚呼是三者擇君置臣之道天下理亂之大本也爲書者執斯言著一定之論以遺後代上智之人固不惑於是矣自中人以降守之是以爲大噓而致敗亂者固不乏焉晉厲死而

悼公入乃理宋襄嗣而子魚退乃亂貴不足尚也秦用張祿而黜穰侯乃安魏相成璜而踈吳起乃危親不足與也符氏進王猛而殺樊世乃興胡亥任趙高而族李斯乃亡舊不足倚也顧所信何如耳然則斯言殆可以廢矣噫古之言理者罕能盡說建一言立一辭則顛飭而不安謂之是可也謂之非亦可也混然而以教於世莫知其所去就明者慨然將定其是非則拘儒瞽生相與羣而啾啾以爲狂爲怪而欲世之多有知者可矣夫中人可以及化者天下爲不少矣然而罕有知聖人之道則固爲書者之罪也

辨私論

牛僧孺

近古之人所謂私者謂苟萃於利苟處於逸苟潤其屋者也某以爲斯皆小人之私非聖賢之私也夫聖賢無私而不自知其私也何者必公其身而私於人是不私一身而使天下私之也胡以言之夫嬰兒見保傅之母則咤然而識非有知而親之利其乳而私之也櫪馬見廝養之夫則奮奮然而嘶非有知而親之利其芻粟而私之也夫天下之人非復乳孩櫪馬之愚也苟有公其身而利之者孰不利而私之乎故賢君良臣必私天下而公其身故天下之人皆私而親之暗君愚臣必公天下而私其身故天下之人皆公而踈之人踈之者多天下欲其昌也難矣昔大禹之手足胼胝是公其身於治水也臯陶之謀明弼諧是公其身於規諫也傅說之對揚王庭是公其身於輔佐也周公之吐握勤拳是公其身於禮賢也宣父之作春秋刪詩書是公其身於垂教也故有夏之人思大禹之功有虞之人思臯陶之直有商之人思傅說之政有周之人思周公之勤有道之人思宣父之教或開國尊其嗣而私之或建祠飾其像而私之至於商辛之聚財鹿臺是天下之利私於己也故天下公而踈之秦皇之廢棄諸侯是天下之爵私於身也故天下亦公而踈之故武王公天下之財而散之而天下之兆庶皆私而親之高皇帝公天下之爵而封之而天下之英雄亦皆私而親之是以自私者人公而亡也自公者人私而昌也夫聖賢非必公其身私在其中不得非公也天下非必私於一人公在其中不得不私也余謂亡國之君亡家之臣一身之人俱不得其道也非聖賢之無私也

自明誠論

歐陽詹

自性達物曰誠自學達誠曰明上聖述誠以啓明其次考明以得誠苟非將聖未有不由明而致誠者文王周孔自性而誠者也無其性不可而及矣顏子游夏得誠自明者也有其明可得而至焉從古而還自明而誠者衆矣尹喜自明誠而長生公孫弘自明誠而爲卿張子房自明誠而輔劉公孫鞅自明誠而佐嬴明之於誠猶玉之待琢器用於是乎成故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器者隱於不琢而見於琢者也誠者隱於不明而見乎明者也無有琢玉而不成器無有用明而不至誠焉嗚呼旣明且誠施之身可以正自行而通神明處之家可以事父母而親兄弟游於鄉可以睦閭里而寧訟爭行於國可以輯羣羣臣而子黎耻立于朝可以上下序據於天下可以教化平明之於誠所恨不誠也苟誠也蹈水火而罔害彌天地而必荅豈止君臣鄉黨之間乎父子兄弟之際乎大哉明誠也凡百君子有明也何不急夫誠先師有言曰生而知之者上也所謂自性而誠者也又云學而知之者次也所謂自明而誠者也且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夫然則自明而誠可致也苟致之者與自性而誠異派而同流矣知之者知之委之者知之

論相

杜牧

呂公善相人言女呂后當大貴宜以配季季後爲天子呂后復稱制天下王呂氏子弟悉以大國隋文帝相工來和輩數人亦言當爲帝者後篡竊果得之誠相法之不謬矣呂氏自稱制通爲后凡二十餘年間隋氏自篡至滅凡三十六年間男女族屬殺滅大盡當秦末呂氏大族也周末楊氏爲八柱國公侯相襲久矣且以一女子一男子偷竊位号不三二十年間壯老嬰兒皆不得其死不知一女子爲呂氏之福耶爲禍耶一男子爲楊氏之禍耶爲福耶得一時之貴滅百世之族彼知相法者當曰此必爲呂氏楊氏之禍乃可爲善相人矣今斷一指得四海凡人不欲爲况以一女子一男子易一族哉余讀荀卿非相因感呂氏楊氏知卿爲大儒矣

卜論

李華

天地之大德曰生舜好生之德洽于人心五福首乎壽麟鳳龜龍

謂之四靈龜不傷物呼吸元和於介蟲爲長而壽古之聖者剝而
脫之觀其裂畫以定吉凶殘其生勦其壽既勦殘之而求其靈夫
何故愚未知夫天地之心聖達之謨靈之壽之而天戮之脫其肉鑽
其骸精氣復於無物而貞悔發乎焦朽不其反耶夫大人與天地
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不當妄
也壽而天之豈合其德乎因物求徵豈合其明乎主母靈介而徵
其神豈合其序乎假枯殼而決狐疑豈合其吉凶乎洪範曰爾有大
疑謀及卜筮聖人不當有疑於人以筮也夫祭有尸自虞夏商周不
變戰國蕩古法祭無尸尸之重重於卜則明廢龜可也又聞夫
鑄刀劍者不成則屠犬彘而祭之禱而哭之則成而利蓋不祥器
也其神者躍爲龍蛇穿木石入泉源以至發炆光聲音人不能
自神因天地之氣化天地之物而爲神固無恙然是亦爲怪古者成
宮室必落之鍾鼓器械必釁之豈神明貴殺身羶腥歟今亡其
禮未聞屋室不安身而器物不利用由是而言則卜筮陰陽之流
皆妄作也夫潔壇墀而布精誠求福之來緬不可致耕夫蠶婦

神八

九

妄

神一草木禱一禽畜鼓而舞之謂妖祥如谷實歟妄歟犧文之
易更周孔之述以爲至矣楊子雲爲太玄設卦辨吉凶如易之
告若使後代有如楊子雲又爲一書可筮則象數之變其可旣
乎專任道德以貫之則天地之理盡矣又焉假夫著龜乎又焉徵
夫鬼神乎子不語是存乎道義也

文粹卷第三十五

文粹卷第三十六

論丙摠九首

吳興姚

鉉

箕

文質

人文化成論 呂溫

質文論 李華

文章論 李德裕

經言

編年紀傳論 皇甫湜

卜世論 孫郈

春秋無賢臣論 孫郈

秦穆謚繆論 皮日休

放君

太甲論 陳越石

讓國

吳季札論 獨孤及

人文化成論

呂溫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能諷其言蓋有之矣未有明其義者也嘗
 試論之夫一二相生大鈞造物百化交錯六氣節宣或陰闔而陽開或
 天經而地紀有聖作則實為人文若乃夫以剛克妻以柔立父慈而教
 子孝而箴此室家之文也君以仁使臣臣以義事君予違汝弼獻可替
 否此朝廷之文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九流異趣百揆同歸此官司之
 文也寬則人慢糾之以猛猛則人殘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此
 刑政之文也樂勝則流遏之以禮禮勝則離和之以樂與時消息因俗
 變通此教化之文也文者蓋言錯綜庶績藻繪人情如成文焉以致
 其理然則人文化成之義其在茲乎而近代諂諛之臣將以時君不能
 則象乾坤祖述堯舜作化成天下之文乃以旂常冕服章句翰墨為
 人文也遂使君人者浩然忘本沛然自得盛威儀以求至理坐吟詠而
 待升平流蕩因循闇而未悟不其痛歟必以旂常冕服為人文則秦
 漢魏晉聲明文物禮縟五帝儀繁三王可曰煥乎其有文章矣何衰
 亂之多也必以章句翰墨為人文則陳後主隋煬帝雍容綺靡洋溢
 編簡可曰文思安安矣何滅亡之速也覈之以名義研之以情實既如
 彼較之以今古質之以成敗又如此傳不云乎經緯天地曰文禮不云
 乎文王以文治則文之時義大矣哉焉可以名數未流雕蟲小伎廁
 雜其間乎

質文論

李華

天地之道易簡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先王質文相變以濟天下易知
 易從莫尚乎質質弊則左之以文文弊則復之以質不待其極而變之
 故上無從亂記曰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禮謂易知易從之

禮非疇酢禘禴之煩也儉謂易知易從之儉非茅茨土簋之陋也蓋
達其誠信安其君親而已質則儉儉則固固則愚其行也豐肥天下
愚極則無恩文則奢奢則不遜不遜則詐其行也調瘠天下詐極則
賊亂故曰不待其極而變之固而文之無害於訓人不遜而質之艱難
於成俗若不化而過則愚之病淺於詐之病也無恩之病緩於賊亂之
極也故曰莫尚乎奢也奢而後化之求固而不獲也利害遲速不其昭
昭歟前王之禮世滋百家之言世益欲人專而不為誠難乎哉吉凶之
儀刑賞之級繁矣使生人無適從巧者弄而飾之拙者眩而失守誠
偽無由明天下浸為陂池蕩為洪流雖神禹復生誰能救之夫君人者
修德以治天下不在智不在功必也質而有制制而不煩而已太康啓
子禹孫當斯時有堯舜遺人親受禹之賜國為羿奪內則夏之六卿
外則夏之四嶽而羿浞愚弄鬪爭內外默然一以聽命至少康艱難而
後復原是觀之則聖有謀訓何補哉漢高除秦項煩苛至孝文玄默
仁儉斷獄幾措及武帝修三代之法而天下荒耗則文不如質明矣漢氏
雖歷產祿吳楚之亂而宗室異姓同力一心一舉而安且漢德結於人心
不如夏家諸呂吳楚之強倍於羿浞安漢至易而復夏至難何也周德
最深周公大聖親則管蔡為亂遠則徐奄並興夷多難復明辟兼
虞夏商之典禮後王之法備矣太平之階厚矣至成王季年而後理唯
康王垂拱圉圉虛空逮昭王南征不返因是陵夷則郁郁之盛何為哉
周法六官備數四時盛祭車服盛飾至於下國方五十里卿大夫士之多
軍帥之衆大聘小聘朝覲會同地狹人寡不堪觀謁大何得不亂小何
得不亡記云周之人強仁窮賞罰故曰殷周之道不勝其弊考前後而
論之夏衰失於質而無制周弱失於制而過煩故也愚以為將求致理
始於學習經史左氏國語爾雅荀孟等家輔佐五經者也及藥石之方
行於天下考試仕進者宜用之其餘百家說讖緯之書存而不用至於
喪制之繁祭禮之繁不可備舉者以省之考求簡易中於人心者以行
之是可以淳風俗而不泥於坦明之路矣學者局於恒教因循而不敢
失於毫釐古人之說豈或盡善數骨肉之罪而褒叔向不忍聞之言而
書昭伯勸龜策之信而陳僕句使不仁之人萌芽賊心而仁義之士閉
目掩卷何如哉其或曲書常言無裨世教不習可也則煩潰日亡而易

簡日用矣海內之廣億兆之多無聊於煩彌世曠久今以簡質易煩文而使之則晨命而夕周踰年而化成蹈五常享五福理必然也子言以約失之者鮮矣與其不遜也寧固傳日以欲從人則可記曰大樂必易大禮必簡顏子曰無施勞經義可據也如是為政者得無以為惑乎

文章論

李德裕

魏文典論稱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斯言盡之矣然氣不可以不貫不貫則雖有英詞麗藻如編珠綴玉不得為金璞之寶矣鼓氣以勢壯為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返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希聲窈眇聽之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洞泐透迤觀之者不厭從兄翰嘗言文章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聲寂無人聲蓋謂是也近世詰命惟蘇廷碩敘事之外自謂文章才實有餘用之不竭沈休文獨以音韻為切重輕為難語雖甚工言則未遠夫荆璧不能無瑕隋珠不能無類文言高妙豈以音韻為病哉此可以言規矩之內未可以言文外意也較其師友則魏文與王陳應劉討論之矣江南惟於五言為妙故休文長於音韻而謂靈均以來此秘未覩不亦誣人甚矣古人辭高者蓋以言

妙而工適情不取於音韻

曹植七哀詩有徘徊諸依四韻王粲詩有舉原安三韻班固漢書贊及當時詞賦多用協韻倚數元勳佐漢舉信是也

意盡而止成篇不拘於隻耦

文選詩有五韻七韻十一韻十三韻二十韻耦者今之文自四韻六韻以至百韻無有隻者故篇無足曲

詞寡累句譬諸音樂古辭如金石琴瑟尚於至音今又如絲竹鞞鼓迫於促節即知聲律之為弊也甚矣世有非文章者曰詞不出於風雅思不越於離騷摸寫古人何足貴也余曰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所以為靈物也余嘗為文箴而載於此曰文之為物自然靈氣惚恍而來不思而至杼軸得之澹而無味琢刻藻繪琢不足貴如彼璞玉磨磨龍君成器奢者為之錯以金翠美質既彫良寶斯弃此為文之大二也

編年紀傳論

皇甫湜

論曰古史編年至漢史司馬遷始更其制而為紀傳相承至今無以移之歷代論者以遷為率私意蕩古法紀傳煩漫不如編年湜以為合聖人之經者以心不以跡得良史之體者在適不在同編年紀傳繫於時之所宜才之所長者耳何常之有夫是非與聖人同辨善惡得天下之中不虛美不隱惡則為紀為傳為編年是皆良史矣若論不足以折皇極辭不足以杜無窮雖為紀傳編年斯皆罪人且編年之作豈非以

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者哉司馬氏作紀以項羽承秦以呂后接之亦以歷年不可中廢年不可闕故書也觀其作傳之意將以包該事迹參貫話言纖悉百代之務成就一家之說必新制度而馳才力焉又編年記事束於次第牽於混并必舉其大綱而簡於序事是以多闕載多逸文乃別為著錄以備書之語言而盡事之本末故春秋之作則有尚書左傳之外又為國語可復省左史於右合外傳於內哉故合之則繁離之則異削之則闕子長病其然也於是草舊典開新程為紀為傳為表為志首尾其敘述表裏相發明庶為得中將以不朽自漢至今代以更八年幾歷千其間賢人摩肩史臣繼踵擢今古之得失論述作之利病各耀聞見競誇才能改其規模殊其體統傳以相授奉而道行而編年之史遂廢蓋有以也唯荀氏為漢紀裴氏為宋略強欲復古皆為編年然其善語嘉言細事詳說所遺多矣如覽正史方能備明則其密漏得失章章於是矣今之作者苟能遵紀傳之體制同春秋之是非文敵遷固直如南董亦無上矣儻捨源而事派弄意而徵跡雖服仲尼之服手絕麟之筆等古人之章句署王正之月日謂之好古則可矣顧其書何如哉

卜世論

孫郃

周成王定鼎于郊廓卜世三十七年七百夫帝王括囊宇宙位重憂崇天生利民非樂兆民之上故君民者遇夫聖則禪之不遇則以子繼之堯之於舜舜之於禹禹之於子是以周都天地之中欲便四方之會不恃山河務從德化原其意也在乎利民豈異唐虞之道而反卜年卜世耶必也欲永其祚莫先德義貽厥後世天人祐之豈非無窮也哉何三十七百年世之有若右其卜而左其德俾乎厥後恃年世之永久必輕乎德義若此之謀非君子之道也昔太戊懼戒而盛帝辛恃瑞而亡在此不在彼豈不知之而卜年卜世者乎

春秋無賢臣論

春秋列國周之諸侯受周之封分為五等五等之下臣為陪臣陪臣於諸侯君父也諸侯於周王亦君父也陪臣於周義猶大父也夫為子之道孝於父者必欲父孝於祖陪臣忠於諸侯者必欲諸侯忠於天子則忠孝兩全康乂天下今春秋陪臣張公室侵王室弱周以強諸侯是弱祖而

強父佐諸侯而敵周是佐父而敵祖遺祖之怨成父之逆惡莫大焉言
之於臣則非忠語之於子則非孝論之於道則傷義推之於情則辜恩
遂使姬周削弱祀號而已桓文雖以為霸朝何能正之反有封禪請隧之
僭管晏雖有其功何能諫之而有反坫毀孔之惡于時風教大壞海內
焚如天不能陰隲下民降大聖以為木鐸歷國七十餘說而不遇奔走
齊魯宋衛之郊反若喪家之狗知不可訓慮後世不懼乃修春秋明向
背其有甚者或夷之或狄之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奔走失社稷者不
可勝紀書曰帝乃震怒致令海內無一嘉祥但有妖怪謂春秋亂世
豈不如然于時人不堪命何耶無賢臣哉予為此論警眾士大夫多
稱之遂聞駸駸駸駸而奇之或謂可刊金石訓乎今後既而喧傳則
有難僕曰春秋豈乏賢者子謂之無激之耶鮮之耶奈乎孔門何曰孔
門仕者鮮又家臣耳子不讀聖賢書乎易云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春秋之大夫小貞耳盍以大貞取之以王道取五霸猶罪人

秦穆謚繆論

皮日休

聖人務安民不先置不仁以見其仁焉不先用不德以見其德焉苟如
是是見危者已墜而欲援觀鬪者將死而方救噫其亦不仁矣以高
辛之仁化用一摯摯之不善天下之民捕堯以為君以唐堯之仁化用
一鮌鮌之不績天下之民譟禹以為功夫如是執摯之與鮌是高辛唐堯
誠用之非先置也推其誠而用之人民尚倍之如是況先置者耶當晉獻
驪姬之亂後奚齊卓子之死餘重耳在翟夷吾居秦以秦穆之力制翟
而安晉其能必矣夫重耳之賢也天下知之又其從者皆足以相人國趙衰
之謂如先立之必能誅亂公子去暴大夫翼德於成周宣化於汾晉而穆
公乃取公子執摯之言謂公子執摯曰君若求置置君以成名於天下則不如先置不仁者以釋亦中矣乃先置夷吾是為惠
公公之入也皆內外之賂謂許里克以汾晉之田方百里于鄭負蔡宗之田方七十誅本立之臣
惠公二年春殺里克殺平鄭蒸先父之室故生民興誦謂與入誦曰侯之死者無
報謂惠公即位改葬恭卅卒身獲于秦公以九月而子殺于晉謂十五年惠公卒懷公立
晉人殺懷嗚呼致是也非晉人之罪秦人之罪也夫執摯立八年不善而去鮌
立十五年其為害也大矣今之學者以秦穆為繆尚疑其謚得斯文也
可以謚繆為定

大甲論

陳越石

殷甲不惠于天下其臣放之後能改過亦爲臣之所立或曰社稷之臣必當如是淺於國者之爲論也至若承湯之教全殷之統立臣之節豈如是耶君上之不肖與賢智豈臣下之有不知耶擇其嗣當求賢而立之不知其非賢以爲不明因而放之令其自新如日蝕不吐河清難俟中原之鹿將軼時乘之龍待駕於臣之業何如哉況乎體非金石而冒霧露如懷失國之訖以損其身則弑君之謗消無日矣陳子曰臣之忠有幸而忠者也君之立有幸而立者也知殷之君臣皆幸而成者噫泯泯接踵羿羿比肩君可放乎哉其後新取於西魏成於東司馬氏之有天下其始也未嘗不伊不周其終也未嘗不羿不浞皆取伊周以爲嗚矢也孟子曰無伊尹之心則篡也有二日哉

吳季札論

獨孤及

謹按季子三以吳國讓而春秋褒之余勸其前聞於舊史氏竊謂廢先君之命非孝附子臧之義非公執禮全節使國篡君弑非仁出能觀變入不討亂非智左丘明太史公書而無譏余有感焉夫國之大經實在擇嗣王者慎德之不建故以賢則廢年以義則廢卜以君命則廢禮是以太伯之奔勾吳也蓋避季歷季歷以先王所屬故篡服嗣位而不私太伯知公器有歸亦斷髮文身而無怨及武王繼統受命作周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官天下也彼諸樊無季歷之賢王僚無武王之聖而季子爲太伯之讓是徇名也豈曰至德且使爭端興於上替禍機作於內室遂錯命於子光覆師於夫差陵夷不返二代而吳滅以季子之閔達博物慕義無窮向使當壽夢之眷命接餘昧之絕統必能光啓周道以霸荆蠻則大業用康多難不作闔閭安得謀於窟室專諸何所施其上首嗚呼全身不顧其業專讓不奪其志所去者忠所存者節善自牧矣謂先君何與其觀變周樂慮危戚鍾曷若以蕭牆爲心社稷是恤復命哭墓哀死事生孰與先豐而動治其未亂弃室以表義挂劍以明信孰與奉君父之命慰神祇之心則獨守純白不義于嗣是絜已而遺國也國之覆亡君實階禍且曰非我生亂其孰生之哉其孰生之哉

吳興姚

鉉

箕

兵刑

守在四夷論 牛僧孺

守論 杜牧

戰論 杜牧

斷刑論 柳宗元

臨御

機權論

馮用之

王言論 李德裕

英傑論 李德裕

諫評

忠諫論

李德裕

嬖惑

近倖論

李德裕

寤論 元結

守在四夷論

牛僧孺

傳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蓋言能令四夷不侵咸自守境洎周漢迄隋

多不知守身但欲四夷自守殊不知四夷自守國內皆成四夷也因著

論以明之何者夫守之大旨以防攻也善防其攻者莫若防其敗善防其

敗者莫若防其亡夫四夷不守境不過於略地侵城是有敗無亡也若

王者之貴如天如地苟落一星伐一樹不足損天地之光耀蓋帝王之權能

殺人能生人能達人能窮人能貧人能富人一國之人思之必伺君好而

贊之雖似親之其實攻之王者守大道論非道是則不見敗而有亡也

況四夷之攻至難者四國人之攻至易者亦有四四夷之攻以白刃國人

之攻以巧言四夷之攻以鼓鼙國人之攻以祕隱四夷之攻以兵相害國

人之攻以矯相親四夷之攻以兵相侵國人之攻以矯相益觀白刃則懼

而思守也聆巧言則悅而思受也聽鼓鼙則警而思備也遇祕隱則憚

而思述也逢相害則恚而思辭也見相親則惑而思近也值相侵則忿

而思報也得相益則喜而思鄰也攻邊則人人思守也攻身則人人思受

也抑人情之常非所鑽鑿而異也且王者之守有六失守之不固則非道

攻之守之不貞則色攻之守之不約則聲攻之守之不廉則聚斂攻之守

之不儉則奢侈攻之守之不正則邪佞攻之守之不仁則征伐攻之夏捨

淑德而嬖末嬉是色攻而亡也高捨德音而耽惰惰是聲攻而亡也周

厲捨廉節而悅榮夷公是聚斂攻而亡也秦皇捨儉節而起阿房是

奢侈攻而亡也漢靈捨正直而用刑臣是佞倖攻而亡也隋煬捨慈仁

而事遼東是征伐攻而亡也自三王百代無四夷之攻而亡者皆以守身不

謹為嗜慾所攻故也雖得四夷自守復何益哉或云幽王自以為犬戎

所滅曾孺以為幽王自以守道不固頻舉偽烽嗷嗷天下空於杼軸加以褒姒色攻諸侯不信而敗非獨由於四夷也至於晉十六國其本



則禍生於惠帝也賈后以色攻賈謐以佞攻致令八王並興生人減半然后
戎夷乘間敢有窺窬可謂四夷先起於內不由四夷不守於外也故有
德者先守其身但今四夷自守曾不防戎狄在其國中故攻秦之胡
者二世也豈必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哉沈尹成雖舉守四夷之言而不
書守身之道是載華而略實非垂範之旨敢因文字以附簡編之闕

守論 并序

杜牧

往年兩河盜起屠囚大臣劫戮二千石國家不議誅洒東兵自守反脩
大曆貞元故事而行姑息之政是使道革益橫終唱患禍故作守論焉
厥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朽鉄鉞鈍含弘混貸煦育逆孽殆為故常而
執事大人曾不歷筭周思以為宿謀方且嵬岸抑揚自以為廣大繁
昌莫已若也嗚呼其不知乎其俟蹇頓顛傾而後為之支計乎且天下幾
里列郡幾所而自河以北蟠城數百金堅蔓織角奔為寇伺吾人之
顛頽天時之不利則將與朋伍羅絡郡國將駭亂吾民於掌股之上耳
今者及吾之壯不圖擒取而乃處恬逸第第相付以為後世子孫背
脅疽根此復何也今之議者咸曰夫倔強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為銜
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豢擾虎狼而不拂其
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曆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
以為快也愚曰大曆貞元之間適以此為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
百卒夫則朝廷待之貸以法故於是乎闊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
法角為尊奢天子養威而不問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錄受之
覲聘不來机杖扶之逆息虜消皇子嬪之裝緣彩飾無不備之是以
地益廣兵益強僭擬益甚侈心益昌於是土田名器分割大盡而賊夫
貪心未及畔岸遂有淫名越號或帝或王盟詛自立恬淡不畏走兵四
略以飽其志者也是以趙魏燕齊卓起大倡梁蔡吳蜀躡而和之其
餘混瀆軒囂欲相效者往往而是運遭孝武宵旰不忘前英後傑夕
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鋤小者惠來不然周秦之郊幾為犯獵哉大抵生
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咎於家刑罰於國
征伐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曆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
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今者不知
此非而反用以為經愚見為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曆貞元守

郡之術永戒之哉

戰論并序

兵非脆也穀非殫也而戰必挫北是曰不循其道也故作戰論焉

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珠璣苟無豈不活身四支苟去吾不知其爲人何以言之夫河北者俗儉風渾淫巧不生朴毅堅強果於戰耕名城堅壘嶺辟相貫高山大河盤互交鎖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爲富也天下無河北則不可河北既虜則精甲銳卒利刀良弓健馬無有也卒葦忽反然夷狄譙四邊摩封疆出表裏吾何以禦之是天下一支兵去矣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衝是六郡之師嚴飾護疆不可他使是天下二支兵去矣六郡之師厥數三億低首仰給橫拱不爲則公准已北循河之南東盡海西叩洛經數千里赤地盡取纔能應費是天下三支財去矣咸陽西北戎夷大屯嚇呼臙臊徹于帝居周秦單師不能排闥於是盡剽吳越荆楚之饒以啖兵戎是天下四支財去矣乃使吾用度不周徵徭不常無以膏齊民無以接四夷禮樂刑政不暇脩治品式條章不能備具是天下四支盡解頭腹兀然而已焉有人解四支其自以能久爲安乎今者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無事之時殿寄大臣偷處榮逸爲家治具戰士離落兵甲鈍弊車馬剝弱而未嘗爲之簡帖整飾天下雜然盜發則疾毆疾戰此宿敗之師也何爲而不北乎是不蒐練之過者其敗一也夫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贏以虜壯爲幸以師老爲娛是執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築壘未乾公囊已虛此不責實料食之過其敗二也夫戰輒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還未歌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官廣矣金繒溢矣子孫官矣焉肯搜竒外死勤於戎矣此賞厚之過其敗三也夫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跳身而來刺邦而去迴視刀鋸菜色甚安一歲未更旋已立於壇墀之上矣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夫大將將兵柄不得專恩臣詰責第來揮之至如堂然將陣殷然將鼓則曰必爲偃月一則曰必爲魚麗三軍萬夫環旋翔佯恍駭之間虜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專任責成之過其敗五也

元和時天子急太平嚴約以律下常團兵數十萬以誅蔡蔡天下乾耗四歲後能取此蓋五敗不去也長慶初盜據子孫悉來走命是內地無事天子寬禁厚恩與人休息未幾而燕趙甚亂引師起將五敗益甚登壇注意之臣死竄且不暇復焉能加威於反虜哉今者誠欲調持干戈灑掃垢汙以為萬世安而乃踵前非踵前非是不可為也古之政有不善士傳言庶人謗發是論者亦且將書于謗木傳于士大夫非偶言而已

斷刑論

柳宗元

余既為斷刑論或者以釋刑復於余其辭云云余不得已為之三言焉夫聖人之為賞罰者非他所以懲勸者也賞務速而後有勸罰務速而後有懲必曰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而謂之至理者偽也使秋為善必俟春夏而後賞則為善者必怠春為不善者必俟秋冬而後罰則為不善者必懈為善者怠為不善者懈是毆天下之人而入於罪又緩而慢之以滋其懈怠此刑之所以不措也必使為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賞則人勇而有勸焉為不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罰則人懼而有懲焉為善者日以有勸為不善者日以有懲是毆天下之人而從善遠

罪也

十九

吳震

罪也毆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是刑所以措而化所以成也或者務言天而不言人是惑于道者也胡不謀之人心以孰吾道吾道之盡而化矣是蒼蒼者焉能與吾事而暇知之哉果以為天時之可得順大和之可得致則全吾道而得之矣全吾道而不得者非所謂大和也是亦必無而已矣又何必枉吾之道曲順其時以諂是物哉吾固知順時之得天不如順人順道之得天也何也使犯死者自春而窮其辭欲不死不可得貫三木加連鎖而致之獄吏大暑數月痒不得搔痺不得搔痛不得摩飢不得時而食渴不得時而飲目不得瞑支不得舒怨號之聲聞於里人如是而大和之不傷天時之不逆是亦必無而已矣彼其所宜得者死而已也又若是焉何哉或者乃以雪霜者天之經也雷霆者天之權也非常之罪不時可以殺人之權也當刑者必順時而殺人之經也是不然夫雷霆雪霜者特一氣耳非有心於物者也聖人有物者也春夏之有雷霆也或發而震破巨石裂大木木石豈為非常罪也哉秋冬之有霜雪也舉草木而殘之草木豈有非常罪也哉彼豈有懲於物也哉彼無所懲則効之者惑也果以為仁必知經智必知權是又

未盡於經權之道也何也經也者常也權也者達經者也皆仁智之事也離之滋惑矣經非權則泥權非經則悖是二者強名也曰當斯之盡矣當也者大中之道也離而為名大中之器用也知經而不知權不知經者也知權而不知經不知權者也偏知而謂之智不智者也偏守而謂之仁不仁者也知經者不以異物害吾道知權者不以常人拂吾慮合之於一而不疑者信于道而已矣且古之所以言天者蓋以愚出蚩者耳非為聰明睿智者設也或者之未達不思之甚也

機論上

馮用之

機者機也經緯天下織綜人事而已矣機者微也發之至微用之至廣大人行之則合於道細人竊之則階於亂合道所以濟世階亂所以滅身濟世機之利者也滅身機之害者也知利而不知害雖去其害害必悅之知害而不知利雖就其利利必違之知利而知害知去而知就其惟聖人乎文王武王知機之君也箕子周公知機之臣也夫三才設位而機行乎其中矣得之者昌失之者亡善用則集乎百祥昧用則來乎百殃故天之一發龍蛇為之起陸人之一發天地為之反覆范蠡蠶善用也

三八

勾踐以之克霸無極昧用也楚國於焉殄瘁至哉斯術也莫不以合義為本趣時為用苟悖於義則悅隨者寡未逢於時則虛其事稽其取與離合之際可謂神矣雖離婁之目不可視烏獲之力不可制南金之利不可斷迅雷之聲不可及夫神器至重也堯不與子而禪於舜蓋取聖之機也舜不讓丹朱而復禪禹蓋取時之機也兄弟至親周公離於管蔡取賢之機也秦越之跡言甌氏合於由余取霸之機也設今堯與丹朱而棄舜億兆之心音歸於虞則不謂之聖帝矣舜忘大義而顧小節不承堯而禪禹則不謂之明君矣周公暱管蔡而不戮必墜文武之業則不謂之賢臣矣秦伯鄙由余而不用必失四方之士則不謂之霸主矣天下雖聞之而不可知雖見之而不可則善為國者如偃師焉民如幻也欲之動欲之靜機在於我豈當不悅乎善為君者猶造父焉人猶馬也欲之東欲之西策在於我豈有能違乎經曰不獨親其親則天下皆親不獨子其子則天下皆子富哉是機也我以天下為親為子天下孰不以我為親為子乎夫然故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此聖人之旨也則知欲安者必先安於人欲利者必先利於人能安人而人

不安之能利人而人不利之者未之有也漢祖入關不行殺戮善安人也秦室寶貨悉分士卒善利人也卒收天下之心享天下之富此聖人之作也項籍反是而三不亦宜乎善為臣者不厚於身而厚於君不潤於室而潤於國厚於君忠也潤於國公也既忠且公君其薄之哉民其怨之哉祿位其去之哉雖不厚於身而身自厚矣不潤於室而室自潤矣此君子之為也鄧侯處位而舉淮陰厚君者也入秦不取金璧而取圖籍潤國者也故能位冠三傑聲流萬古韓信忌剋鄼生殛逐田橫欲有功而自厚貪賞而自潤終貽伊戚雲夢生擒夫域中至大之謂道天下至蹟之謂機有道無機守死而一身獨善有機無道好謀而彝彝倫攸斃伯夷叔齊守死也豈謂億兆塗炭俟周武哉李斯趙高好謀也豈知刑政酷毒失民心哉機道相須盡善盡美然而發機之要實資於時故進而得時亦機也退而得時亦機也取而得時亦機也語而得時亦機也默而得時亦機也進得其時則有利伊尹干湯是也退得其時則無悶二疎辭祿是也取得其時則必獲甘羅陟相是也捨得其時則元吉泰伯去吳是也語得其時則見信傅說是也默得其時則保身微子是也故進不相時則凶晁錯所以見誅也退不相時則禍白起所以伏劍也取不相時則招吝許代鄭也捨不相時則有悔虞棄號也語不相時則殆辱薛治諫其君也默不相時則受謗子家從其賊也所以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故君子得其機則仇讎變為心腹況其恩者乎失其機則親昵反為勍敵況其疏者乎齊相用讎能盡管仲之謀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衛懿好鶴失於臣下之望國之有難士卒不戰夫如是則一得一失易於反掌一興一亡疾如旋踵為國家者可不務乎或曰老氏云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然則智非機耶機非智耶荅曰機者生於智者也智者隨其性者也大人君子得其遠者大者為而不有功成不居使天下熙熙然若登春臺如享太牢不知帝力故為國之福非謂其無慮無思兀兀然如草木鳥獸而能治國者也細人曲士得其小者近者嗜欲繫焉矜伐在焉是非生焉爭鬪興焉故為國之賊聖人慮百世之後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垂此立言蓋抑揚之旨也且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不仁之仁豈非機耶國不用機以克永世匪我攸聞夫茫茫六經萬機之圃昭昭前史萬機之鑑仲尼云知

幾其神乎有言哉有言哉

權論下

大哉鼓天下之動成天下之務反於常而致治違於道而合利非權其孰能與於此乎夫權者適一時之變非悠久之用然則適變於一時利在於悠久者也聖人知道德有不可為之時禮義有不可施之時刑名有不可威之時由是濟之以權也其或不可為而為則禮義如畫餅充飢矣不可施而施則禮樂如說河濟渴矣不可威而威則刑名如治絲而焚矣豈惟乖理適足資亂故用權之際道德可棄禮義可置刑名可弛及乎發號施令如風偃草衆知嚮方莫敢不服與夫道德禮義刑名之功又何異哉雖曰棄之置之弛之蓋殊途而同歸也故權者國家之利器也輜重可離而權不可失兵食可去而權不可無迅雷發則群物驚大風起則萬彙振嚴霜相冽則衆木落遲日昇則百卉秀孰為此者天地也天地尚或用之而況於人乎夫休祥不見則中庸之君不能力行而濟於聖咎徵不作則殘暴之主不能革心而至於道福其善君子所以知勸禍其淫小人所以知戒夫天之德至仁也地之道無私也至仁則不傷於物何乃行肅殺之令乎蓋秋不殺則春無以生矣無私則不黨於人何乃垂災沴之變乎蓋惡不癉則善無以彰矣一弛一張天道乃長一懲一勸天道乃遠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是以君子則而象之體而行之故當不合用而用不合棄而棄不合賞而賞不合誅而誅者皆從權而制宜也聖人以神道設教俾民日用而不知權之時義大矣哉高宗知傳說之賢欲委之代天取於皁隸之徒儀於百辟之上慮群情弗協事難以濟故稱夢得賢相乃刻像而求之商之中興賴善權之主也文王知太公之賢欲擢居輔弼搜於屠釣之間致於三公之上庶士靡靡非恐未適從故稱天遺我師乃出畋而獲之周之永年賴善權之君也此二君苟懼設詐之損德固執信而循常則傅巖虛老而莫伸謂瀆沒齒而不用棟梁斯壞其何以興夫權之大端在於利害而已矣利萬而害一害之何傷害百而利十利之必正苟害於事雖鄙俚之議君子懼之苟利於後雖先王興教達人抗行也子雖至親西伯食其肉不然則死於羨里也父雖至尊沛公索其羹美不然則臣於項籍也西伯非不慈蓋子已死不食則已身亦斃沛公非不孝蓋其父為虜奔

赴則己身亦降又何益乎能捨無益之慈孝成莫大之基業大人之權
變不可得而聞也夫是非未明向背未定成敗未測取與未決當此之
時行權之時也故權可以明是非定向背測成敗決取與穰苴布衣見
景公景公委之以兵柄斬一寵臣三軍畏懼克成其功也孫武被褐謁
吳王吳王試以教戰戮三嬖妾衆女整齊卒顯其能也易曰巽以行
權巽風也風行也無不可動之物無不可往之所權之用無不可治之
時無不可成之事昔晉文公見天王于河陽譎則譎矣而夾輔之勳垂
於史冊鬻拳諫楚子以兵刃悖則悖矣而盡忠之節著於春秋夫事
有先奪而後與先順而後取太甲不治伊尹放之俟其改過而反其政
公子光謀亂伍胥避之乃進專諸以成其志然後盡事君之節雪殺
父之冤不其偉歟夫乾坤之道易簡也而猶窮則變變則通通則能
久故王公設權以固其國知變以馭其民善馭者視人如嬰孩悟之誘
之莫不胥悅不善馭者以民爲規矩謂方圓定矣不能苟合善權變
者如弄棊焉或取或捨或進或退無固無必皆任其勢也捨非資敵蓋
捨小而取大退非怯彼蓋進損而退益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立可
與立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得非權之難耶觀其相魯君
於夾谷挫齊銳於罇俎當是時齊侯強而不強魯國弱而不弱聖人之
智不亦多乎夫獸廢爪牙則充羣獸之腸矣禽毀羽翮則供衆禽之羞矣
人失權變則爲英雄之資矣二十輻之車制之者柅萬乘之國統之者權五
賊在心神至聰而莫測三盜既興物雖衆而皆覩至哉始離而終合始逆而終
順始非而終是始失而終得權之旨也或曰機之與權同乎異乎對曰異
也設於事先之謂機應於事變之謂權機之先設猶張羅待鳥來則
獲矣權之應變猶荷戈禦獸審其勢也知機而不知權者得於預謀
失於臨事知權而不知機者巧於臨事拙於預謀知機而知權者帝霸
之君也王佐之臣也自五帝既降捨機權而能治天下者未之有也

王言論

李德裕

夫帝王與羣臣言不在援引古今以飾雄辯雄在簡而當理雄辯不足
以服姦臣之心惟能塞諍臣之口昔田蚡請考功地益宅武帝曰遂取
武庫衛將軍言郭解家貧又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知此其家不貧躬
仲文言音樂好之自解宋祖曰吾只恐解此謂簡而當理足使姦臣奪

心邪人破膽矣余歷事六朝弼諧二主文宗辭皆文雅而未嘗聘辯武宗言必簡要而不為文飾皆得君人之量能盡臣下之辭豈唯王言如是人臣亦當然也其有辯若波濤辭多枝葉文經意而飾詐矯聖言以蔽聰此乃姦人之雄遊說之士焉得謂之獻替哉為人臣者當戒於斯慎於斯必不獲罪於天矣

英傑論

帝王之任英傑皆須御之以氣結之以恩然後可使也若不以英氣折之而寵以姑息則驕不可任若不以恩愛結之而肅以禮貌則怨不為用駕御之術惟漢祖盡之黥布歸漢絕句高祖方踞林洗而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張音飲食從官如漢主居布又喜過望武帝踞廁見衛青以大將軍之貴而隸人蓄之此不得不絕大漠而邊葷允也蜀先主與關羽張飛同卧起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皆用此道故能成功夫御英傑使猛將與見道德之人接方正之士事不同也可以繫禮飾貌浮詞足言宜乎洞開曾懷今見肝肺氣懾其勇恩結其心雖踞洗召之不為薄矣祿山夷狄之譎計者非將門英豪草萊

忠諫論

人君拒諫有二一曰生於愛名二曰不能去欲雖桀紂相靈之君未能忘名自知為惡多矣畏天下人知之將謂諫已則惡不可掩故不欲人之諫也如晉獻非驪姬寐不安齊桓非易牙食不美必不能去之亦不欲人諫也人臣忠諫亦有二欲道行於君可使身安國理者其辭婉欲名高後世不顧身危國亂者其辭訐考叔啓大隧以成莊公之孝倉唐獻犬鴈以復文侯之愛留侯封雍齒以安羣羊臣招四皓以定惠帝此所謂婉也諫大夫言婢不為主白馬令言帝欲不帝劉李二人各不便故書其官激主之怒自有其名望其聽從固不可得此所謂訐也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輿諫曰臣自刎頸血汚車輪陛下不入廟矣張猛曰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元帝曰曉人不當如是耶則知諫者之道在於婉矣唯英主必能從諫何者自知功德及生人者大矣雖有小惡不諱人

言如漢高械擊系蕭肅相國及聞王衛尉之言曰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此所謂不諱也近世名臣王石泉居相時以子為眉州司士天后嘗問曰君在相位子何遠立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猶在遠臣之子焉敢相近有以見君子之心亦倉唐之比也

近倖論

自古中主以降皆安於近習遠於忠良其主非不知君子可親小人可去而不可改者其弊有二曰性相近二曰嗜慾深相靈之主與小人氣合如水之走下火之就燥皆自然而親結不可解也侯覽見張讓所以得蔽君也元成二后皆有所嗜吹簫搥鼓之娛微行沈酒之樂非倖臣無以承意非近習無以共歡石顯張敞所以得盡蠱政也惟人君少欲英明者則能反是如文帝雖有鄧通趙談所信者賈誼張釋之袁盎此所謂少欲也武帝雖有韓嫣李延年而所貴者公孫弘倪寬卜式此所謂英明也故君聽不惑政無頗類近則開元初內有姜皎崔滌以極宮中之樂外有姚盧蘇宋以修天下之政得元成之欲享舜禹之名六合晏然千古莫及其故何也倖臣不得干政事也後代能知漢之文武及開元致理之要雖有倖臣亦何害於理哉

寢論

元結

元子天寶中曾預燕於諫議大夫之座酒盡而無以續之大夫歎曰諫議元子有負無以繼酒嗟哉元子醉中議之曰大夫頗能用一謀令大夫尊重如侍中威權等司隸何若大夫問謀對曰得寢婢一人在人主左右以寢言先諷則可請有所說大夫不聞古有郤侯侯家得寢婢寐則寢言言則侯輒鞭之如是一歲婢寢如故侯無如婢何有夷奴每厭勞辱寐則假寢其言似不怨主而若忠信侯聞問之則曰素有寢病寐中寢言非所知也引寢婢自辨辭說云云侯疑學婢鞭之不止疑之鉗之奴寢愈甚奴於是重窺候意先事寢說說侯之過訾言以禍福侯又無如奴何客有知候禍機因寢奴之先扣侯門諫侯以改過免禍侯納客為上賓復其奴命之曰寢良氏子孫世在于郤大夫誠能學奴效婢假寢言以規諫人主俾悔過追悞與天下如新大夫見尊重威權何止侍中司隸大夫乃歎曰嗚呼吾謂今之士君子曾不如郤侯夷奴耶

文粹卷第三十八

論戊揔二十首

吳興姚

鉉

纂

前賢

夷齊四皓優劣論 蘇頌

三不欺先後論 呂温

三名臣論

李翰

三賢論

李華

失策

漢斬丁公論 皮日休

袁盎以周勃為功臣論

李德裕

張辟強論

晟錯論

李觀

降將

李陵論

白居易

佞臣

張禹論

李德裕

省試夷齊四皓優劣論

蘇頌

論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恥當年而節莫覩故發義以立志從道以成功激清一時流譽千古然立志者必義也成功者必道也資於義而志可明徵於道而功可見志以立節功以成名名之成昭其道也節之立昭其義也能繫其身後代有準非夷齊歟能利其國當時繫賴非四皓歟揆而度之優而柔之循其事而理於是乎在考其功而論於是乎著蓋司憲既黃則夷齊讓國而歸焉漢業既興則四皓受命而出焉天之棄商矣諫武王正臣禮也人之戴漢矣護太子忠主道也忠之所存者大則正之所行者高高而能行者節所謂立也大而能行者名所謂成也若夫志士仁人將合而已進足以成退足以立用足以兼濟否足以獨善不辱其身則安食其粟不降其志則言采其薇墨台氏之子不屈也三臚之德衰則蠟穴全生劉之德盛則衣冠就列夏黃公之徒知時也舉其成事各同乎其成矣究其立事各異乎其立矣深惟終始敢無優劣統而論之其美也一別而敘之其跡也二棄身以遂志夷齊之列矣愛國以屈身商皓之行矣曰若稽古以質乎四皓見賢於子房夷齊稱仁於宣父與其稱仁於宣父不猶愈於見賢於子房哉

三不欺先後論

呂温

昔宓子賤為單父也人不忍欺之國僑為鄭也人不能欺之西門豹為鄴也人不敢欺之此皆為政不同同歸于理作幹事之稱首貽牧人之經範汪洋古今輝焯圖史窮理而語固有優劣擇善而行豈無先後請試論之子賤仕衰亂之魯而邑偏強齊仗義為城池倚仁為干櫓當鯨吞之大敵鳩狼顧之遺黎渙離形檢妙用心術惠訓不倦

乃無得而稱視民如傷而不有其愛感而動之陰陽運於無言誠而明之日月懸於方寸是則不求不欺於人而人不忍欺矣子產攝晉楚之間而靖恭爾位役智利物飭躬勵俗守之以信行之以禮告之以慈惠臨之以明察如鏡洞照如衡誠懸是則求人不欺而人亦不能欺矣西門豹當戰國之際而克修茂績身為紀律言有典章剛包其柔威克厭愛權之以法制董之以刑罰火烈冰望霜清物心是則責人不欺而人固不敢欺矣夫不忍欺者至誠潛感是曰上德堯舜之吏也不能欺者明智旁達是曰有政三王之吏也不敢欺者嚴威允濟是曰能刑五伯之吏也誠不足至於智智不足至於威大小之間即然可見然若事在折衷理資漸致德宜全舉道貴兼通必也修誠而棄智誠未至而政理或虧任智而廢威智未周而暴亂將起不若兼而行之迭收其效一之日二之日刑明威立使人畏而不敢欺三之日四之日智達政成使人敬而不能欺五之日六之日志孚誠格使人感而不忍欺以寬濟猛同二氣之和平自邇陟遐比三才之具美苟非全德大器其孰能至於此乎若不暇會其源流統其宗極而始定優劣直論先後則堯舜之吏與王霸不同年而語矣

三名臣論

李翰

或問於翰曰昔諸葛亮擁膝南陽為梁甫吟自比管仲樂毅州平元直以為信然雖涯量罕窺而遺迹可見夫此三名臣者亦有優劣乎願聞其說翰辭不敢對至于再三固請不得已應之曰豈易言乎豈易言乎夫小者不足以論大近者不足以量遠奈何汎議大賢然執律管者可以候四氣之微測曰畧者可以知千里之度察微觀著由虛考實儻空寄言象於斯矣如僕所揣則管不迨樂孔明其伯仲之間耳曰何謂其然也昔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興齊定霸尊周勤王功其懋哉仁亦至矣孔明收荊州散敗之餘建策通吳合從破魏奉先主西入劔門下車而三分天下翊戴後嗣續修舊勳刑政孚於偏方威德振於中夏雖短祚中不吊而王業殆成樂生一為燕將纔勝齊師挫衄於二城之間狼狽於兩國之際軍不振旅身卒犇于子獨推而崇之冠於二賢之首誠所未諭其有說耶翰應之曰子之所聞者未歟語功則信然語才則不爾夫才生於代功與運成固有才優而功微運合

而才劣先當格以道德覈於終始審其邪正觀其去就然後事可明也夷吾當既亂之時輔有過之主功濟諸夏澤被生人信爲美矣然徵功事儲務入之情速矣肆奢越禮盈量之意見焉故仲尼雖稱其仁終小其器止於霸朝者之佐殆非王臣之良孔明從容三顧後起籌畫必當締構必成事屯而業亨主闇而國治兵弱而強鄰畏服功大而本朝不疑斯亦難矣然窺其軍令跡其用法必使中原可復然後厚賞寬刑玄德常稱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之卒致喪敗斯所謂濟於事而未全於道得諸己而未審於人樂一戰舉齊二城未下徙之以德收之以禮捨權變於攻取之際行王道於軍旅之間事雖不成業亦大矣向使昭王不死惠王不疑則其功未可量也夏侯太初論之詳矣及其逃燕之責亡而奔趙趙王問以圖燕之策樂生流涕而對曰臣昔日之事燕昭王猶今日之事大王也千秋萬歲者之言可謂懷祿不屑其榮周身不違於道比諸二子不亦優哉主恩非臣下之所圖天命豈生人之所制安可以功業之成敗斷才能之短長耶且夫運有通塞命有修短蓋天意也豈人事乎昔韓信將伐魏問得不以周叔爲將乎聞不用乃大喜向使魏人用之則漢師不敢濟河矣然則周叔之才亦韓信流亞也終湮滅而無聞焉古之大才而功不著者亦何可勝道哉翰長兄御史君體純至之德負經遠之才常愆憤於周韓之間嘯詠於管樂之際守之以忠信文之以禮樂蘊弼諧之大略以康濟爲己任進逢國難謀猷不行退有家艱哀毀過禮官纒元士命止中年位不登於廟堂名不書於史冊斯才也斯運也誰見三分九合之優劣辭燕對趙之去就哉由此觀之斷可知矣問者歎息而退

三賢論

李華

或曰吾讀古人之書而求古人之未獲嗟夫遐叔謂曰無世無賢人其或世教不至淪於風波雖賢不能自辯況察者未之究乎鄭衛方奏正聲間發極和無味至文無彩聽者不達反以爲怪譎之音太師樂工亦失容而止曼都之姿雜於憔悴被縕絮蒙蕭艾美醜夷倫自以爲陋此二者既病不自明又求者亦昏將割其善惡在遷政化端風俗則賢不肖異貫而後賢者自明而察者不惑也余兄事元魯山而友劉蕭肅二功曹此三賢者可謂之達矣或曰願聞三子之略遐叔曰元之志行當以

道純天下劉之志行當以六經諧人心蕭蕭之志行當以中古易今世元
齊愚智劉感一物不得其正蕭蕭呼吸折節而獲重祿不易一刻之安元之
道劉之深蕭蕭之志及於夫子之門則達者其流也然各有病元病酒劉
病賞物蕭蕭病貶惡太亟獎善太重元奉親孝居喪哀撫孤仁徇朋友
之急莅職明於賞罰終身貧而樂天知命焉以謂王者作樂崇德躬
薦上帝以配祖考天人之極致也而詞章不稱於是作破陣樂詞是
樂也協商周之頌推是而論則見元之道矣劉名儒史官之家兄弟
以學著稱乃述詩書禮樂春秋為五說條貫源流備古今之變推是而
論則見劉之深矣蕭蕭以史書為繁尤罪子長不編年陳事而為列傳
後代因之非典訓也將正其失自春秋三家之後非訓齊生人不錄次
序續修以迄于今志就而歿推是而論則見蕭蕭之志矣元據師保之席
瞻其形容不俟見而見其仁劉被卿佐之服居賓友之地言理亂根源
人倫隱明參乎元精而後見其妙蕭蕭若百鍊之鋼不可屈折當廢興去
就之際一生一死之間而後見其大節視聽過速欲人人如我志與時多
背恒見詬於人取其中節之舉是可以為人師矣學廣而不精其實
穿甚於精者又文方復雅商之至當以律度百代而古之能者往往
不至焉超絕孤厲不可謂不知者言也茂挺父為莒丞得罪清河張惟
一時佐廉使按成之茂挺初登科自洛至莒道邀使車發詞哀乞惟一
涕下即日捨之且曰蕭蕭贊府生一賢方資天下風教吾由是得罪亦無
憾夫如是得不謂之孝乎或曰三子者各有所與遊乎遐叔曰若太尉
房公可謂名人矣每見魯山則終日歎息謂余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
利之心盡矣若司業蘇公可謂賢人矣每謂當時名士曰使僕不幸生
於衰俗所不恥者識元紫芝廣平程休士美端重寡言河間邢宇紹
宗深明持操宇弟次宗和而不流南陽張茂之季豐守道而斷趙郡李
暉伯高含大雅之業嵎族子丹叔南誠莊而文丹族子惟嶽謀道沈邃
廉靜梁國喬渾德源昂昂有古風弘農楊拯士扶敏而安道清河房
垂翼明志而好古河東柳識方明遐曠而才是皆慕於元者也劉在京
下嘗寢疾房公時臨扶風聞之通夕不寐顧謂賓從曰挺卿日若不起
無復有神道尚書劉公每有勝理必詣與談終日忘返退而歎曰聞劉
公清言見皇王之理矣躬直清有識尚恨言理少對未與劉面常想見

其人河東裴騰士舉即邁真直弟霸士會峻清不雜隴西李廣荀叔堅明而粹范陽盧虛舟幼真質方而清穎川陳謨言士然淡而不猷吳興沈興宗季長專靜不渝穎川陳兼不器行古人道渤海高適達夫落落有奇節是皆重劉者也工部侍郎韋述修國史推蕭同事禮部侍郎陽俊掌貢舉問蕭求人海內以爲德選汝南邵軫緯卿詞學標幹天水趙驊雲卿才美行純陳郡殷寅直清達於名理河南源衍季融粹微而周會稽孔至惟微述而好古河南陸據德隣恢恢善於事柳芳仲敷該練故事長樂賈至幼幾名重當時京兆韋收仲成遠慮而深南陽張有略維之履道體仁有略族弟邈季遐溫其如玉中山劉穎士端跡明簡暢穎川韓拯佐元行備而文樂安孫益盈孺溫良忠厚京兆韋建士經中明外純穎川陳晉正卿深於詩書天水尹徵之誠明貫百家之言是皆厚於蕭者也尚書顏公重名節敦故舊與茂挺少相知顏與陸據柳芳最善茂挺與趙驊邵軫洎華最善天下謂之顏蕭之交殷寅源衍睦於二父之間不幸元罷魯山終於陸渾劉避地逝于安康蕭歸葬先人歿于汝南無復求斯人有之無之是必有之而察之未克也三賢不登尊位不享下壽居易委順賢人之達也不蒙其教生人之病余知三賢也深故言之不作云

漢斬丁公論

皮日休

忠之爲稱也蓋欲委身以事主不以猜候貳其心不以辯說貳其心不以疑懼貳其心者也有過諍於公不揚名於私豈猜候之足入乎上有忌愈乎進不愈乎退豈辯說之足入乎上有閒去懼乎心不懼乎事豈疑懼之足入乎夫苟祿恡生而仕者上有過言未息而懼乎誅諫未再而去乎位自以得古人三諫不從之義然幸其生貪其祿是猜候而貳其心也上有忌必姦于心機媚于聲氣不思己之不愬而謂上之受謗不思道有未可而謂辯之足從不從辯而去是辯說貳其心者也上有閒去必佞彼愛取乎厚也必諂彼倖求其捨也有愛不可佞倖不可諂即苟而已矣是疑貳而去其心者也嗚呼劉項之作也淮陰不以猜候而去項乎淮南不以疑懼而去項乎曲逆不以辯說而去項乎去彼而就此果謂忠乎果謂不忠乎是利則存不利則亡者也則丁公臨敵捨敵無殺誠惻隱之者豈有猜候辯說疑懼者耶有利則存不利則

亡者耶與其不忠則彼三侯者謂淮陰侯淮南王曲逆侯是也未可免鼎鑊之誅刀鋸之刑也是高祖斬之果不為當噫漢之初立未為無人丁公就刑未聞有一言而戾者將固之命也悲夫

袁盎以周勃為功臣論

李德裕

袁盎對文帝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夫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盎見勃自德其功有以激也非至理篤論此言足以惑文帝聰明傷仁厚之政俾其君有薄宗臣之意音使周勃大功皆棄非罪見疑可為長歎息也當呂后之世惠帝已殂少帝非劉氏陳平用辟強之計權王產祿絳侯若不與之同心而制其兵柄必由此而階亂矣則劉氏安危未可知也然磨而不磷涅而不緇未嘗不心存社稷志在劉氏外雖遜順內守忠貞得不謂之社稷臣矣其後絳侯繫清室盎雖明其無罪所謂陷之死地而後生之徒有救焚之力且非曲突之義揚子稱盎忠不足而談有餘斯言當矣善哉西貝生之說喻堂陛之峻高者難攀卑者易凌文帝感悟養臣下有節有以見賢人用心致君精識若素公者難與並為仁矣盎惟有正慎夫人席塞梁王求嗣此二事守正不撓忠於所奉害錯之罪虐貫於神明安陵之禍知天道之不昧矣

張辟強論

揚子美辟強之覺陳平非也若以童子膚敬善揣呂氏之情奇之可也若以反道合權以安社稷不其悖哉授兵產祿幾危劉氏皆因辟強啓之向使留侯尚在必執戈逐之將為戮矣觀高祖遺言呂后制其大事可謂謀無遺諳矣以王陵有廷諍之節置以為相謂周勃堪寄託之任今本兵柄況外有齊楚淮南盤石之固內有朱虛東牟肺腑之親是時產祿皆匹夫耳呂后雖心不在哀將相何至危懼必當憂傷不食自促其壽豈能為將相之害哉漢高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此慮屬在呂宗矣何可背之厥後稱制八年產祿之封植固矣若平勃二人溢先朝露則劉氏之業必歸呂宗及呂后之歿劫酈商以給呂祿計亦窘矣周勃雖入北軍尚不敢公言誅呂豈不艱哉賴產祿皆徒隸之人非英傑之士儻才出於世豈受其給說哉嗟乎與其圖之於難豈若制之於易由是而言平勃用辟強之計斯為謬矣留侯破產以報韓結客以沮秦招四皓以安太子所為必仗義居正由此知不尚權譎明矣

觀讀漢史見景帝殺御史大夫晁錯以姑息吳王濞痛其非罪也故直筆以議按錯穎川人起於諸生事文帝為太常掌故以英詞射策累擢為中大夫及景帝即位極言獻替未嘗不忠於心乃命副丞相錯所以推心不顧思永漢室而患諸侯侈大上書請削其土是用剪其翼而固其本也度錯之志豈有負漢哉原吳濞之反誠有由然間入骨肉而塞小忿自非上達能不生怨怨端既立臣節安附欲無為逆終不可得已蓋以南方富殖而諸夏初又狂夫為計料勝一舉遂搖長舌交才七國借誅錯為名景帝無非常之見而聽亂臣一說乃斬錯不問異在紆難而七國之兵曾不少減是以察其來不為錯明矣且袁盎與錯宿不相善況景帝豈不知二臣之不叶而聽偏議是為臣報隙也若宗社何及鄧公吳還乃歔歔長悲益為天子之羞爾始高帝封濞於吳以誠東南之必亂于時豈有錯削地之議蓋天之曆數有理亂也脫使無梁國以絕其道無條侯以耀其武則秦之鹿復駭盎之內可食良初錯介然孤立指畫高議大臣疾小臣怖人人束約各欲俸刃其父知其必戮也而深病之錯曰所以尊君上安宗廟父曰劉氏安是氏危矣吾不忍見禍及先禍死矣噫史臣責錯之父不逮趙括母何其鄙也夫趙括持必敗之勢而母言於趙王不可使將及括失律母以先見獲宥是錯用至忠之略與必敗之勢異也其父雖懼禍至奈其子所筮壽國之大事也且使括母言之足稱明婦人也使錯父言之是沮其子為忠也孰可擬議或人有復言錯忠則有矣而智不足愚則不爾夫忠所以補君智所以濟身苟圖濟身則忠有不遂忠有不遂是臣不臣亦何生為賊由素盎昧在景帝非智之短時不與也古云直木先伐愚智何道哉

李陵論

白居易

論曰忠孝智勇四者為臣為子之大寶也故古之君子奉以周旋苟一失之是非人臣人子矣漢將李陵策名上將出討匈奴竊謂不死於王事非忠生降於戎虜非勇棄前功非智召後禍非孝四者無一可而遂亡其宗哀哉子覽史記漢書皆無明譏竊甚惑之司馬遷雖以陵獲罪而無譏可乎班孟堅亦從而無明譏又可乎按禮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故敗而死者是其所也春秋所以美狼曠尺甚反深視鬼者為能獲其死所

而陵獲所不死得無譏焉觀其始以步卒深入虜廷而能以寡擊衆以勞破逸再接再捷功孰大焉及乎兵盡力殫摧鋒敗績不能死戰卒就生降噫嗟主君命挫國威不可以言忠屈身於夷狄束手為俘虜不可以言勇喪戰勳於前隕家聲於後不可以言智罪追於躬禍移於母不可以言孝而引范蠡曹沫為比又何謬歟且會稽之恥蠡非其罪魯國之羞沫必能報所以二子不死也而陵苟免微軀受制於強虜雖有區區之意亦奚為哉夫吳齊者越魯之敵國匈奴者漢之外臣俾大漢之將為單于之擒是長殺讎辱國家甚矣况二子雖不死無陵生降之名二子苟生降無陵及親之禍酌其本末事不相侔而陵竊慕之是大失臣子之義也觀陵荅子卿之書意者但患漢之不知己而不自內省其始終焉何者與其欲刺心自明刎頸見志曷若効節致命以取信於君與其痛母悼妻尤君怨國曷若忘身守死而紓禍於親焉或曰武帝不能明察下聽流言遽加厚誅豈非負德荅曰設使陵不苟其生能繼以死則必賞延於世刑不加親戰功足以冠當時壯節足以垂後代忠孝智勇四者立而死且不朽矣何流言之能及哉嗚呼予聞之古人云人各有死死或重於泰山生或輕於鴻毛若死重於義則視之如泰山也若義重於死則視之如鴻毛也故非其義君子不輕其生得其所君子不愛其死惜哉陵之不死也失君子之道焉故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為愧不其然乎不其然乎

張禹論

李德裕

夫社稷之計安危之機人君不能獨斷者必咨於所敬之臣然臣有忠邪時有險易交有淺深義有厚薄范睢山東之匹夫也入虎狼之秦履不測之險可謂交踈義薄矣而能尊昭王去穰侯開秦霸業之基以安國復嗣可謂忠於王矣夫能獨斷者英主也古人言謀之欲多而斷之在獨蓋為此矣天有震雷之怒龍有逆鱗之恨所以人君在於能斷耳然親戚之際恩義之重不斷之於已可也張敞所謂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也漢文帝誅薄昭斷則明矣於義則未安也周宣餞申伯有孔碩之詩秦康送文公興如存之感况薄太后尚存唯一弟薄昭而斷之不能非所以慰母氏之心也漢成帝車駕至張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禹以年老子

弱與曲陽有隙乃言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帝推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致漢室之亡成王莽之篡皆因禹而發可謂漢之賊也國之妖也雖蛇鬪於鄭賜退於宋妖不甚於禹矣朱雲欲尚方斬馬劍斷佞臣頭斯爲當矣後代有類於此者其臣可以范睢爲師表張禹爲鑒戒

文粹卷第三十八



